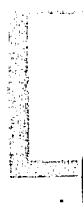


伊犁河西

水建彤著

湘來指教

水建彤敬贈



1169
723
184

目錄

代序
天山飛渡
頻葉之父城
哈薩立國簡史
哈薩佚史補闕
國立劇院聽歌記
博物館巡禮
八雜市趕集
花間拾得
園林散記
車站景象
不堪回首話當年
農莊制度管窺



3 1763 7886 1

牧畜事業概觀
實業情形述略
阿拉木圖再會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百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饗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虛際自出，遠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後采。」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其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代序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飛越淪陷半載的伊犁區，從積雪纔化的天山峯頂，乘風飛過一片沙磧，在天山的宗峯下戛然降落，短短三小時零十分的航程，却是三座天山，三個國度三千年的歷史。

自從周穆王西征，到漢時張騫甘英通西域，以及烏孫月氏匈奴的西遷，都在這一段山川大漠之間。周穆王會西王母究今何所？或曰阜康的博克達山，或曰小亞的黎巴嫩山，或曰裏海的高加索山，或曰黑海的蘇欽察山，折中衆說，我以為阿拉木圖的阿爾瑪金山似最可信：（一）周朝版圖，以今日之西北爲東南，則其西北必較今日西北更往西北，當日西域至少必指伊犁至阿拉木圖間之地域，游牧民族犬戎，獯鬻，西戎雜居天山嶽麓，因彼等有逐漸向東流遷趨勢，周穆王遂大備車乘，沿天山山脈向西作政治狩獵，遠至何處姑不置論，但其宜撫犬戎，結歡女主，地必在今哈薩斯坦一帶，而哈薩斯坦大山唯阿爾瑪金山爲最；（二）周故本西方民族，與犬戎等族言語尙可相通，所以穆王還可以和西王母歌辭酬唱，互通款曲；若說穆王得重譯與亞述，巴比倫或迦太基女王相會，豈能有白雲之唱和？（三）穆王政治巡獵，意在犬戎，盤桓勾留不外懷柔，歸而作紀，不得不諱言與西戎女王要盟之事，而附會得與西方故鄉祖母聖母見面，以神話摻合宗法觀念，以維威信。

周穆王說：「東土」即今俄人心目中的東土耳其坦，新疆。西王母以爲她領域內山靈水秀，獸畜繁殖，足令東土天子樂不思歸，穆天子却假應對西王母的題目，在竹書作紀的當兒，宣洩他西征考察後的抱負和決策：「和治諸夏」，解決國內少數民族問題；「萬民平均」，解決土地分配，建立井田的農業社會。當時周朝經營西部邊疆，用「和治」用「平均」，今日蘇聯建設東部邊疆用「共和國」，用「集體農場」；不圖周穆王期期欲覓實行於國中者，三千年後竟大行於其西征之域外，好生不可思議！

三千年間，縱橫方圓三千公里的地域，異族割據，戰亂相尋，烏孫與大月氏兵連禍結匈奴與大漢家干戈不斷，直到成吉思汗西征，道經此路，又遭鐵蹄蹂躪。直到乾隆年以後，兩國邊圍漸安，到光緒七

年會紀澤還伊犁，把阿拉木圖以東地方畫給俄國，同治三年兩國勘定新疆中俄國界，界長三千公里，從此世居邊界附近游牧民族，視兩國內治降替為晴雨表，俄衰逃華，華亂逃俄，永作游離分子，國界山川不能制限，天山時且飛渡。但因國界遼闊，縱深三千公里之地帶，倘兩國兵戎相見，寸土必爭，雙方犧牲一萬萬人，未必能決勝負；所以，自從兩國之約載在盟府，兩國壤地密邇相接，從來沒有戰爭；在一篇三千年長史中，不啻以前這塊地方如何為民族角鬥流血的古戰場，最近三百年來這邊界却異常諍靜。

可是，這里民族雜沓，以前蒙童未化的人，祇曉得避禍就福，東西流遷不定，現在，却企圖由被動而取主動，自謀幸福，自求康樂。加之國勢既盛，總不免以己之所善強人以同，利用同化，統一，使國族，差別，矛盾，溶而為一。雅典擊敗波斯色爾忒斯大帝的侵略後，組織希臘同盟，會盟帝樂島，與諸小邦約法監國，與周朝衰時，齊魯等國葵邱之盟，兵車之會，情形彷彿。羅馬帝國鼎盛時代葛雷古臘大帝頒給所有治內之民「羅馬公民」的身份，以為「四海之內，莫非王土；濱海之濱，莫非王臣」。蘇聯自不會例外；像周朝擁有數十諸侯，蘇聯也包含幾許國度（*Imperium in Imperio*），所以我說：「飛越三個國度」。因為伊犁雖然暫時淪陷，斯域永是中國領土，阿拉木圖是哈薩斯坦共和國的首都，實際上又屬於蘇維埃聯邦治下。

三千年的滄桑姑且不提，這次我三千里的飛行，來到昔時周穆王到過的土地，却有三種因緣：（一）伊犁淪陷後得安然飛越僭號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飛訪哈薩國都；（二）在阿拉木圖之日，適逢哈薩斯坦共和國外交部成立，國防軍改編；（三）從祖國破碎的前門，過訪鄰邦欣欣向榮之後園，更當該國百年來首次抗戰勝利，國勢颯張之頃刻，其歐美人士無緣親見者，我得先睹為快。

祇是，時過境遷，聽說同是炎黃胄裔，穆王來時，執車騎駿從，召西方百王之長「西王母」，許以「和治諸夏」「萬民平均」，而加以宣撫。我却才身過訪，馮吊往古盛跡，竟見當年山野，漸臻和治，幾乎平均。以我「東土兒」無緣得見「西王母」的儀容，祇作了一次「蘋蘩之父」城——阿拉木圖的巡禮。

天山飛渡

銀舟飛從雲海渡。迎空萬重皆玉柱。

下望點蒼鹿洞雲。已是太古凝停霧。

——飛渡天山雲海口占——

從迪化起飛，地下的田疇也還阡陌成行，井然可觀；可惜百畝之田，不見三五方青綠，——新疆已兩年亢旱，糧食歉收。過天山山梁時，從淺岡，豐丘，到嶙峋萬仞的達坂，沙石層疊，冰谿錯列，這鬼斧神工的造化，怎會令螻蟻不遑的衆生騎入騎出，攻城略地？不善馬術的軍士，不待接戰，已被自然的巨偉迷離所殲滅，何況自然有自然的武器，冰雪風沙，懸崖絕谷！

渡過天山，到了一塊海般平靜的草原，四週以山爲屏風。一片片的綠洲，一道道清流，下望樹林最濃密處，竟是偌大個城市，而且同在這草海上，不祇一個海市蜃樓，五六個也許還不止。像菓園，又像城市，令我想到古波斯的綠起，一切菓園，是一切大城之所自起；這裏凡太古還未涸盡的冰川餘澤所至，就有城市。起先我以爲這必就是蘇聯境內；可是半小時後，真正飛臨蘇聯境內，才發覺適才所過並非蘇聯，乃我伊犁。不曉得駕駛員怎樣一個歪曲航綫，把我帶出國門九城的迷宮，而不自知。

不免感想一番：（一）前人備邊何等周密，知道伊犁爲西北屏蔽，於是修築九座城來守衛；（二）鄰近蘇聯的地方，農林這般豐腴，水草如此茂密，越往東，哈密玉門以至武威，倒恁般荒涼，叫陌生人以爲伊犁之美是沾鄰邦之福，中國無能爲力，引起不少錯誤見解。去年此時華萊士先生東來，飛經此道

，曾作如是觀。其實山川地理範圍開拓，也不能完全忽視。

實在，伊犁爲我國西北屏蔽，而阿勒泰山又爲伊犁北方屏蔽，伊阿兩區不但是新疆的寶庫，而且唇齒相依。歷來新疆有亂，伊阿同時不甯，民國元二年新蒙糾紛發生，賴新伊合併始轉危爲安。伊犁富源利賴伊犁河，霍爾果斯河，我飛經斯域，下望兩泓清溪，蜿蜒如澄碧翡翠帶，北望阿勒泰山，內藏黃金，山以金名。自前清乾隆二十八年迄今，我國孳孳經營，開墾已著成效者，唯自伊犁河迤北至阿爾泰區之瑪納斯及布爾津河，形成一條碧綠的肥沃月灣，下望如一條無盡綿長的絨氈。伊犁三角綠洲，以天山阿爾泰山爲兩邊，以天山支脈爲底；有金山，翡翠河，肥沃月灣，和三角綠洲等寶藏。翻過阿爾泰山，便是蘇聯的阿爾泰邊區，據她戰前（一九三八年八月）的計劃，闢田三百六十萬公畝，牧馬三百九十二萬匹，牛七百二十萬，羊猪各二百萬，期望成爲蘇聯最大的農牧中心，戰後必有以達成之。翻過天山，便是蘇聯，我所要去的地方。自然，伊犁河以西，就是鄰邦了，因爲條約如此規定。

伊犁河西，過山，却是一片險地，似乎上天不公，厚於我而薄於人；飛過不毛之地，地面呈現綠野，經過農機耘過的地，好像蝸牛殼上的青苔，平鋪大地；有時一羣駿馬，奔馳草原，有時鮮紅一片，不知是什麼花葉，方悟入定可以勝天。飛機漸飛漸低，好多熟識的身姿，在陽光下綠滿麥隴的田莊上灣背除草。兩條綠綫，平行無盡的畫出一條林蔭大道，引着飛機前進，自機窗外眺，南面逐漸靠攏一座雪峰，好像碼頭。忽然一座整齊絕倫的城市，呈現眼底，像小人國的著者形容小人國一樣，玩具世界般的理想，理想以外的整齊，嶄新而美麗，叫我形容，自建樂本身言：是綠茸似茵的雪峯山麓的坡上，斜臥當陽的美人魚，乳白色晶瑩的身軀，披著繽紛的海藻——森林，花園；首足上還垂滴着水珠——雪溪，瀑布。而她的名字叫「蘋果之父」——阿拉木圖。

於是，飛機低飛繞城一周，看得清楚，全城像奶油砌成的一個「非」字。當然橫要添幾十畫，豎也要加兩筆，一橫一豎都是街道，街道兩旁鑲着綠花邊。橫豎間距之間便是方方正正的建築。沒有城垣，綠野為綠，雖然子午難求必正，經緯都成直角。比迪化大約十倍，也許不止。市郊工廠環立，我只注意到一座紅磚建築，有砲彈排成整齊的圖案。還而二十幾架飛機，形形色色，排在綠草場上，織成鮮豔的圖案，而我的飛機——巨型道格拉斯——翩然降落。我國領事來接，我望見車前中國國旗，不勝歡喜。

這是什麼地方？蘇聯的後園，哈薩的國都，相當我國西康，康定。雖是後門，並非廁所所在；雖是後方之後方，絕不荒蕪。實在，這是蘇聯的「新疆」，在我看來已像北平。能不令人汗顏，安得不汗顏！

蘋果之父城

穆王駿從胡王母。(一) 母音末。
穆王駿從胡王母。漢使幾度到康居。

猶見如意金剛杵，更思康熙蘋果錄。

——阿拉木圖懷古——

阿拉木圖，哈薩文「蘋果之父」的意思。蘋果林極多，即中國領事館不滿兩畝的花園內，就有一百零三株，我到時，蘋果花剛謝，纍綠之實尚未成果。結果時，大如嬰兒頭顱，紅錦圓潤。因此，建築圖案多取蘋果花，裝飾色彩多用蘋果綠。蘋果繁息的地方，松杉和白楊也最多。麥巴嶽就是如此，這裏更是如此。因此，令我想起紀元二三世紀時，小亞細亞有城，叫貝陀羅(Beth)，在耶路撒冷南，風化岩

石，翻作深淺玫瑰色，依崖鑿雅典，羅馬，或伊斯蘭教聖殿神龕，彷彿敦煌。多色崗巒間，水松叢生，夾雜玫瑰花朵。阿拉木圖玫瑰繁實，松杉成林，大山之上，多雜色斑斕化石。不同者雪峯纒聳，草木如菌，翠白二色而外，餘僅點綴而已。貝陀羅為古羅馬與波斯交通鉅邑，阿拉木圖在日後中俄交通關係上之地位，恰可比擬。

阿拉木圖的特點有二：（一）風景，（二）建築。先說風景，阿爾瑪金克山，意思是南山；阿爾瑪山島，意思是白山。這兩座雪山，都在青年，高達兩萬英尺，非常峻峭。峯巒雪蓋終古不消，而內心熱火時常迸發。最近蘇聯地質學家認為，阿爾瑪金克山是全亞洲，日本，南洋，以及非洲所有火山之父，之源泉。據阿拉木圖的居民說，一年中發生地震三百餘次。火山，和美麗的石頭，龍潭的飛瀑，雜色的奇葩，參天的松林是有聯帶的關係的。山的豁兀錫折，影響雪河的緩急，村郊的規模和物產的範疇。阿爾瑪金克和阿爾瑪山都在城南，加上太陽適度的曙光，這兩座愷白青葱的雪山，放出瀑布，曲澗，山花，異卉，以及一切由於火山，地震而成的自然姿態，顏色，和副產物。火山和冰川在億萬年的週期間歇中靜止着，牠的殘暴未發作以前，像貌姑射山神人般，美麗，嫺靜，神采煥發。

從郊外田隴上望南山，除早晚雨過天青時，雪峯晶瑩，森林曉翠之外，不如從城裏紅軍街和戈果里街的十字路口望去更覺其崇高，峻峭。這是因為城市建築完全與自然環境配合得宜的緣故。阿拉木圖的東西向大街全是柏油路，南北向者，南段已部份修成柏油路，都是長長白白，筆直的，好像雪峯的倒影。路旁是四五丈高的楊樹，沿街樹蔭下兩旁是花池，玫瑰，矮松，相映成趣。花池的外邊是行人甬道，以花磚砌，街南端的盡頭，南山之麓，有座崔峨瑰麗的希臘式白石宮殿建築。雪峯挺秀，白楊的林蔭大道，——古羅馬的白楊石道——直通山麓，深邃之緻，有不能言宣者。建築，則機關，學校，公寓都是雅典

百代翁寺 (Parthenon) 式，住宅，商店和附屬機關都是哈薩式，半伊斯蘭半中國的格局，屋高於地五六尺，以木石架之，樓梯通之，房簷榱牙，彫琢綉飾。公家建築無垣牆，淺草環之而已；民居或圍木柵，或繞花籬。戰時靠行人道一邊的林蔭花池都改成菜圃，家家自種門前蔬。晚風夕陽中，白雲漸染暮靄，市民勞動之餘，「採薇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阿拉木圖之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市中，而城市如在鄉村中，合古希臘山城 (Aristopolis) 與周之井田農里情況，可以想其大致。

哈薩立國簡史

「突厥自隋唐即見於史。其地東至遼海。西至西海。○（即裏海。唐詩謂之雷霧海）。○萬餘里。○南至沙漠。○北至北海。○唐初有西突厥。○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裏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牙於斯。○茲北三彌山北。○并烏孫。○西域國皆臣之。○後分東西二部。○一居伊列以東。○一居伊列以西。」

——李晉年西域回教考——

我在阿拉木圖，常常到一家書店去，留戀三樣東西，徘徊不忍去；一是鉅帙紅軍地圖，一是新版的外蒙塔文共和國（唐努烏梁海）郵票，另外一宗是以哈薩圖案精裝的俄文版「哈薩共和國史」。因美金族費有限，躊躇之間，已為他人買去。結果，我在小八雜市破貨攤上，以五十元盧布買了一本一九四一年出版俄文史詩「準噶爾」，金裝插圖，歌誦哈薩在伊寧河流域一帶的英雄事蹟，我現正求人漢譯中。因為「哈薩共和國史」中說，哈薩起源，來龍去脈，興衰之迹，完全無從稽攷，祇能自中國史料中窺其涯略。又因，「準噶爾」，俄文意義，指北疆伊犁至迪化一帶，而「東土爾其斯坦」則指南疆。這次，伊

卑叛變，潛號「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項莊舞劍，命意何在？所以從「哈薩共和國史」中無法尋覓之歷史淵源，祇好求之於「準噶爾」史詩的涵養了。

翻開蘇維埃聯邦全圖，哈薩斯坦共和國東至斜米、接阿爾泰（意金）山，南至贊布爾，西至裏海，北至庫斯坦那，分東南西北四哈薩斯坦州及其他八州之地領域與唐初西突厥略同，幅員為新疆一倍，等於歐俄五分之四，為蘇聯十六共和國最大一國。地在中央亞細亞，與新疆同為亞洲民族之故鄉，中國漢族，印度釋族，以及土爾其，匈牙利民族都本源於此。

哈薩族，是歷史上新興的民族，其萌芽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期，其成羣流遷，相當北美獨立的年月。因此，任你從任何歷史古籍上，也找不到「哈薩人」的蹤跡，歷代史以及法德俄文拉丁文史籍中，不外突厥，韃靼，回鶻幾種名字，但都不是哈薩。在蒙古成吉思汗後裔的四大汗國時代，在波斯的汗和在基輔的金汗改奉伊斯蘭教以後，與回教徒雜居通婚而遺留下來的子孫，就是哈薩，血統是蒙古，宗教是可蘭的「蒙回」。與東甘回之為「漢回」，起源正同。李光庭西域圖考有回鶻回回辨，今哈薩人與畏吾兩人之別；哈薩乃奉回教之蒙古人，民風悍，以搶掠戰勝為光榮，仍是成吉思汗遺風。

因此，哈薩的歷史不過二百餘年，除了以往或東西流遷，或為帝俄與土爾其或波蘭戰爭時之驍騎精兵而外，文化似無可以傳揚者。革命後，立國至今不過二十幾年，却有顯著的進步。二十年中，可以有成績可言，不能有歷史可述。一九一七年哈薩英雄阿蒙蓋資戴附和革命，率衆攻殺白黨，所向披靡，一部份族人被他的寶刀駿騎放逐到中國的新疆。七八年的革命過程中，哈薩斯坦飽經饑饉逃亡的患難，敬老的宗法制度既經破壞，青年蘇維埃幹部尚未養成，在此青黃不接時期，猶豫躊躇，互相猜忌，人民感覺徘徊歧路，莫知所從，直到一九二三年，恰帕那克貝威葉甫以老成碩望，領導哈薩，組織共和國，加

盟蘇聯，擁護五年計劃，試辦集體農莊。五年生聚，五年教訓，五年建設，至一九三九年一切現代化規模。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慶祝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中央蘇維埃宣布各共和國對外獨立，成立國防部外交部。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在哈薩國都的時候，我國領館接獲通知，交涉員公署撤銷，以後一切問題直與哈薩共和國外交部交涉。哈薩共和國各部會首長均係哈薩，主席兼行政院長文德宋諾夫，外交部長塔什巴葉甫，次長薩黎多夫，均哈薩世家，但他們與黨部書記長庫爾祝福（俄羅斯人）融洽無間，竭誠合作，從無拂逆。

近七十年來哈薩逃入新疆之事層出叠見，但以光緒三十二年及民國初年及二十九年三次人數最多。考其原因，遼清光宣間逃哈，係因帝俄政府移民殖邊政策，俄人佔有哈薩牧地所促成；民國四年至十二年逃哈，係因逃避兵役及革命內戰，民國二十九年一次，乃因蘇聯西部遭德國蹂躪，牧畜業大受殘損，不得不行集體農場增加畜產之策，取私人牛羊參於集體農場，詎哈薩不明大義，紛紛遁逃，逃入新疆。據蘇聯統計，是年哈薩斯坦共和國百分之七十牲畜亡入新疆。可是從三十三年起一年間，新疆蒙古逃往友邦蘇聯者甚衆，新疆牲畜合法非法輸入蘇聯者，以數千萬頭計。本來，聚居新蘇邊境的游離游牧民族，向以中俄兩國內政休戚爲向背歸趨，此乃事實。不幸過去俄哈逃新，俄國官吏總以爲友邦嚇使侵地，中哈逃蘇，又以爲鄰國勾引教唆。此在俄國亦痛心疾首，爲內政上一大隱患。中俄兩國同遭哈薩東西越境流遷之害，同病相憐，則亟應通力合作，使兩國毗鄰地帶政治文化平衡，哈薩自能定居，邊界自可安甯，而中國西域，俄國東疆，得於安定中求進步，此中蘇未來關係上最關緊要之問題。

哈薩共和國立國前後二十五年，唯革命，建設，流遷，與遷都四大事。關於革命，建設流遷，前面已約略言之。一九二八年哈薩共和國首都自西南之喀宰歐爾德（Kazal-Orda）遷往阿拉木圖，其實喀宰故

都建設規模已很可觀，（我從一套照片上看到）但是哈薩爲徹底實行革命，爲積極建設東部邊疆，爲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自此經過，爲便於招呼留居伊犁，塔（爾巴哈台）城的哈薩同胞，哈薩政府毅然決然遷都阿拉木圖。——這樣，不祇地域上，蘇聯的後庭更近中國前門；歷史淵源上，哈薩首府又遷回周穆王會西王母的地方。

哈薩佚史補闕

「初康居國沙門康僧會，以游化爲生，至建康精勤行道，感得舍利，以示孫權，權大嗟嘆，爲建寺塔居之，名曰建初寺，江南之佛法，自是而盛」。

——扶桑島地臺雷三國佛教略史——

從紀元前至紀元後一世紀，大月氏族後裔迦貳色迦王，原建節天山山脈，今新疆西北以及南疆哈薩斯坦一部都在治內，東北連於蒙古。蒙古地方的匈奴強盛之後，攻佔其東北，迦貳色迦王率衆越過天山，奔往中央亞細亞，由此次第南下，建國於媽水（即今俄索斯^{Оксус}河）之濱，並滅當時盛極一時之希臘人所建大夏王國。不久，又越雲嶺（即天山）山脈，自印度之西北隅侵入印度，西取安息（今波斯之東部），遂完成自中央亞細亞跨印度波斯之一大王國，所謂犍陀羅王國。此大月氏帝國，武力威震四鄰，迦貳色迦王篤信佛教，一時佛教大行於中亞，當他大軍東指印度東部的摩揭陀國時，摩揭陀國獻佛鉢與馬鳴菩薩以求和。從這段史實上，關係今之哈薩有兩點焉：（一）蒙古地方的匈奴既佔大月氏故地，出蒙古地方，促成蒙古繁殖，千餘年後，突然崛起，循匈奴攻大月氏及中國故道，直抵多瑙河及長江，

而留駐當年犍陀羅國之西疆者，即今哈薩人的祖先。(二)哈薩斯坦的地方，在犍陀羅國時代盛行佛教，漢明帝夢金人求佛法的因緣，實由於漢朝與大月氏(犍陀)同盟伐匈奴，文化溝通之結果；但因哈薩故地與印度波斯之淵源，及後印波相繼奉伊斯蘭教後，哈薩斯坦從之，馴至後蒙古人之留駐哈薩斯坦者亦從之，成爲今日哈薩民族，而地遂以人名爲哈薩斯坦。

今哈薩斯坦地方，漢時初爲大月氏之西北屏蔽，後爲康居國。唐時屬大食，唐書大食傳「黑衣大食阿蒲恭拂嗣，唐肅宗正德中來貢，代宗封爲元帥，用其兵收兩京。」是同教在唐時與吐蕃(西藏)相仇，而與中國相睦，終唐世，怛嶺(天山正幹)以東皆畏吐蕃，怛嶺以西皆臣大食。北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後隸屬於回教木達英(今布哈爾)，徽宗宣和七年遼亡主耶律大石西走，招降西州回鶻，稱帝，建都於阿母河，西域諸國皆屬焉，是爲西遼，耶律大石久被中國文化，此爲中亞及俄西域之漢朝後再度曾被中國制度儀文，惜爲時甚暫。成吉思汗滅乃蠻，及花拉子模國，於西域置親藩，斯時哈薩斯坦屬窩闊台汗國之阿母河省；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喀什王鐵木耳忽與在中亞之父王同時改奉回教，而新疆及今蘇聯東邊回教大盛。鐵木耳之父王受元太宗封爲「哈薩岱」汗，(治今哈薩斯坦)其國蒙古臣民既奉回教，遂自稱哈薩人，此哈薩得名之由來。一般元史學者均以「哈薩岱」音近「察哈台」而認爲「察哈台」，實乃一名兩音。明中葉後，哈薩斯坦爲厄魯特四衛拉所居，即明史所謂瓦喇。清雍正五年伊犁策零因南疆回教主瑪罕木，乾隆二十年中國派兵平伊犁(一七五五年，二十四年再定伊犁，逆酋霍集占亡南疆，自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一七五九—一七六九)回教主裔孫張格爾屢叛，用兵不絕。至光緒七年會紀澤還伊犁，與俄人訂聖彼得堡條約，遂將今哈薩斯坦東部，讓歸俄屬，其第七款載明：

「伊犁西邊地方，歸俄國管屬，以便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國伊犁地方與俄國地方

交界。自別珍烏山順霍爾果斯河，至彭河入伊寧河匯流處，再過伊寧河往南至烏宗烏山，庫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訂舊界。」

在中國對中亞哈薩斯坦的交通史上，有四個顯著的事實：（一）周朝穆天子以元育身份前往懷柔遠人，爲外交上最大成就；（二）漢朝的遣使與和親政策，使天朝聲威遠被；（三）唐朝與回紇同盟伐吐番，唐遣大將高仙芝（高句麗國人）爲盟軍最高統帥，駐在中亞費爾干那（今蘇聯土耳其斯坦），今哈薩斯坦地以至俄索斯河Oxus，均屬高仙芝節制，當地人民亶食盡糧，對天朝大軍恭維無微不至，紀元七百五十年，高仙芝班師，竟將其行轅所在之塔什干城縱兵洗劫，中亞人民大憤，與波斯結盟；唐朝大軍班師時爲中亞回紇遮擊，波斯大軍斷其後，前後夾攻，次年圍困高仙芝于費爾干那附近之阿圖拉什，大戰旬餘，唐兵突圍敗逃，其狼狽與那破崙進軍莫斯科敗歸情形，可以比擬。所以，高仙芝率領殘衆，不敢回長安，在南疆征討吐番，以圖將功折罪，而師旅益殘，乃窮追吐番，至帕米爾最高雪峯之進退維谷，全軍覆沒，高亦殉國。關於阿圖拉什一役，唐書隻字未提，高仙芝傳亦僅寥寥數語。（此段史話係著者獲之於某國駐華使節檔案中關於中亞及新疆材料索隱，據該使節云，係採自法國史學家之考證，其按語曰：「倘無高仙芝在中亞屠城之舉，則今日蘇聯之中亞仍是漢家天下。」）（四）清雍正乾隆間，平準噶爾時，大將軍羹堯屠殺過甚，茲不細說。總之，周漢的外交政策，以和平文化爲主，兵威國勢爲副，以同化西域，着着成功；唐清之窮兵黷武，雖一時快意，於無形中爲後世千百載種下無窮禍患。

說到哈薩的歷史背景，其與中國有關者，愚見不外四點：

（一）哈薩是否適合「共和國」政體及「集體農場」制度。昔年周穆王視察邊民之後，就認爲「和治諸夏」和「萬民平均」是宣化游牧民族的最佳對策。哈薩是蒙古種族，蒙古之庫里爾泰大會制度，最

代表蒙古之傳統組織，喜合羣，行共和的民族性，蒙古包聚落成羣，全能勞動，全能作戰的習慣，在在可以說明現行制度，並無理論上之罅柄。

(二) 哈薩是蒙古種族，蒙古奉佛教，遠在大月氏帝國時代，實行「十誦律」(「愚意相當摩西之十誡」)，中有一教條，名蓄錢寶戒，佛徒不許受蓄金錢，否則入三十捨墮之中，故蒙古有傳統之「公產」制度，哈薩承其餘緒，民性有恆業，而無恆產，遭遇困厄則剽掠爲生；除非併其牲畜強徵歸公，哈薩之適應共產主義，頗能安之若素。

(三) 自七世紀起，突厥國與波斯國以俄索斯河爲界，河西爲波斯，河東爲突厥。至今俄索斯河以東之廣大中亞，包括新疆，及中國西北，以及印度之大部，百分之九十以上係回教，將來蘇聯東部回教共和國自治完成，印度回教同盟隨印度獨立而發揮其作用，中國西北回教省分在憲法允許下開始自治時，如何由中、蘇、印三大中亞民族協力造成中亞之繁榮進步，及大同世界，以免類似大月氏之帝國出現中亞，或竟如何促其實現，乃最大問題。

(四) 以哈薩言，中國以之爲宗族，則蘇聯境內之哈薩，是否在我認爲少數民族而求其解放，蘇聯揭棄「解放東方民族」，是否適用於中境哈薩。今後，中蘇同爲世界和平砥柱，同信民族自覺自治爲無上原則，苟一旦此原則施用於新疆，蘇聯友邦復有哈薩，烏孜別克，突厥共和國爲號召，我國在擁護世界憲章及贊助印度解放之前提下，如何求其圓滿解決。兩年以前，愚見以爲，伊犁阿拉木圖間，哈薩不時流遷，事實上該地帶係類似北宋末年「雄州兩輪地」的游牧共榮緩衝地帶，多年以來，賴此狀態，無傷兩國「小康」與和平。但今後大勢所趨，這些問題，有賴世人深思熟慮，共同謀取無上圓融妙策。

這里，容我披露一些歷史文獻，以供世人參考。目的：純爲指明（一）過去帝俄與滿清對邊民問題互不諒解之錯誤，在兩個新興革命後的鄰邦中不應再有；（二）從數十年的不斷努力中，哈薩民族之建設成績與夫國家觀念之萌芽。在新世界秩序中，已不允許我們視哈薩同夷狄，祇求其爲良民，爲守法國民，撫而治之；而必須協助其文化、建設，自治與繁榮。因爲，以往我國或以國力用於全民抗戰，或以邊地爲遠，鞭長莫及，未能澤被遠人之處，尙有可說；現在航空交通發達，自重慶飛迪化較莫斯科飛阿拉木圖尙近約兩小時的航程，而且中國爲世界五強之一，倘於國內少數民族問題尙不能自力解決，爲舉世樹立模楷，則如何能促進大同世界，支柱人類和平。願國人於此三置意焉。

「奏爲塔城中俄三屆司牙孜歷時既久積案太多由兩國派員會辦事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塔城中俄司牙孜向章三年結辦一次自光緒二十五年前大臣春滿派員舉辦相持三月之久結案五千餘起旋因哈衆在場爭鬧釀命案二起哈薩千騎鼓噪大局幾致決裂當經奉明在案嗣是停辦數年直至三十二年前大臣安成復行舉辦已由兩國委員齊集辦事處所調集中俄哈薩正在料理開辦不料中屬哈薩因頭目平日辦理不公以致互相猜忌一聞而散紛紛逃赴俄境幸先後派員會同俄官勉強收回而人心惶惑談虎幾於色變……」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札蘭奏摺——

「竊查土耳其斯坦一帶各種族中惟哈薩爲最多哈薩分爲三族：一曰開薩哈薩一曰喀拉哈薩一曰哈薩此三族素不和睦近來惡感更深遂提議各自立國將土耳其「斯坦」全境劃爲三國哈薩中央地點即阿拉瑪圖開薩中央地點即皮什別克喀拉哈薩中央地點即塔什干此外布哈拉與西瓦兩國合爲一大烏子別克國與喀拉哈薩爭執以塔什干爲其中央地點現時四種族中各派代表在塔什干開會解決界綫問題如何解

決容後續客至於此處俄羅斯人民自然別爲一族有謂哈薩立國以後彼既成主我族必被排擠者有謂哈薩立國以後我即爲客彼族或加優待者紛紛議論種種猜疑人心各離邦交焉固總之共和幸福享受不易如何結束未能逆料也。(銜略)

——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日駐俄國七河省交涉兼商務員

清廉致迪化道尹兼特派交涉員樊耀南咨文

「迪化軍帥鈞鑒敬密稟者近據由俄返伊密探報稱俄國政府已准俄民在阿拉瑪圖塔什于設立賊匪總會各處均有分會阿拉瑪圖會首係俄總羅汝巴海也夫塔什干係紅鬍子某爲首薩瑪爾係俄同而里哈吉爲首而里哈吉前因奸細案被綏定縣監禁二年多期滿釋放之犯諺會已聚有三千餘人由俄公家給砲預備攻取伊犁現已派一股五百人由薩瑪爾前往邊界搶取博羅塔拉進攻綏定惠遠一股由薩瑪爾前往噶勒札特及河南攻取伊爾一股由薩瑪爾運取霍城不久使人到齊即要實行如得一城即先放火前次搶霍城同民舍利甫家即而里哈吉帶十二人所作之事十二人內有紅鬍子四人紅鹽池河西木等被搶即此五百人所爲也並聞該賊等如搶得贓物俄公家提分一半並諭該賊等由小路行搶不准行走大道如犯案俄公家不承認等語等情據此究竟是否屬實固不敢定惟以近來精河博樂烏蘇一帶迭生搶案似亦不能無因俄政府如果實有此等包庇賊匪之舉動殊背中俄協定大綱第六條之規定道尹愚見擬提向俄員嚴重質問請其及早查禁取締並就近與俄代表鄂作爾爾交涉以固邦交惟得之報告事近風聞可否之處尙祈核示祇再遵無論是否實在既有傳聞自應妥籌邊備嚴密防範除密達鎮守使董統領及各縣知事妥慎防範外敬請通飭沿邊文武對於邊界及地方妥籌密防以免疏虞如何之處敬請核示道尹常慶庚印」

——民國十三年十月伊犁道尹常永慶致楊增新電——

「查將土耳其斯坦政府業已取消設中亞機關暫行其職務各情形已經咨呈在案查該中亞機關雖有監督權力終無實力令其服從各自為政任意行事各種哈薩向來彼此不睦現已立國惡感更深無賴之徒乘間搶劫百姓騷擾幾無安日那林一縣自喀拉哈薩立國以來將富者財產生畜搶掠殆盡並令物主自宰牛羊供其狼吞該縣居民移避他縣而他縣情形亦復相同因此俄族百姓奔馳東西無處安身近來鄂林布爾格政府頒布命令凡在其境內各種機關限期改用哈文俄人多處兼用俄文各機關祕書不識俄文者立刻革去其差一概不用在七河省異族哈薩有當差者亦盡行革職令往已國從事此立國初時之大概情形也（下略）」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駐俄國七河省交涉兼商務員清廉致樊耀南咨文——

「案據駐俄七河省交涉兼商務員清廉呈報俄屬土爾其斯坦劃分國界一案當經代電指令其文曰駐劄七河省交涉兼商務員清廉知照該員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呈報七河省所屬之哈拉湖那林皮什別克三縣及托克瑪克村現均歸喀拉哈薩國管轄其仍為七河省屬者祇有阿拉木圖薩瑪爾塔爾得庫爾干等縣因此之故凡屬劃歸喀拉哈薩國受管之地方其一切交涉事件不能直接辦理諸感困難等情查土字既已劃分事權自難統一來呈所述自是實情本省長兼督軍有見於此擬在新邊塔什干安集延七河省斜米宰桑等五處各設領事一員以期保護僑民業與蘇聯代表鄂作爾等協商就緒並得蘇聯政府之同意俟土耳其斯坦各國界綫劃定後即當咨請外部籌議實行設立庶事權各有所屬交涉可期周妥仰即知照仍仰調查各該國分界情形隨時報核為要省長兼督軍楊增新十二月三十日印」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楊增新致樊耀南密令——

國家劇院聽歌記

金碧輝煌雲母殿。仕女翩跹都三千。

清歌曼舞管弦裏。游戲人生似當年。

——咏阿拉木圖國家劇院——

前面提到的，在阿爾瑪金克雪峯之麓，白楊大道的盡頭，有座希臘百代翁神殿式建築；花崗，雲母砌成，偉大莊嚴，這就是阿拉木圖的國家劇院。我到阿拉木圖當晚，我國領事夫婦請我去看戲。劇院門前有幾層花崗石的廣平臺階，許多輕紗蟬翼的女賓在閒步低語。進門後，行過一間高廣的雲石大廳，我們從許多門中最深一進入內，恍如置身巴黎或倫敦大歌劇院，樓廂三層，坐客三千，古典等之，而新潔勝之。穹頂金花彩繪，作朵雲如意金剛杵等哈薩圖案。紫紅絲絨幕幃，金色彫刻臺柱，坐椅無分貴賤，一律錦緞沙發。音樂池迴聲設備極佳，樂隊指揮着夜禮服。我們坐政府貴賓席，（前五排）我坐第二排首座，剛就座，序樂開始，燈光柔滅，萬籟俱寂，如在大羅天，坐聆廣寒曲。

是晚歌劇，係柴考夫斯基作曲，根據普式庚的「神牌」故事而作。開幕係皇宮御苑，宮女舞影婆娑，男女內臣親貴熙熙來往。軍官於此遇貴族女某，一心苦戀，但聞人言，女姑母青春時，以絕色交結法國宮廷，嗜賭，曾經輸得傾家破產，但因知道三張密牌，連賭連勝，富可敵國。晚年祇此姪女，已許某富家子。軍官每天在貴族女窗下蹣跚凝望，並效紅娘傳書，女心動，約之於閨房一晤。相見之下，女嫌男貧，愛憎參半，男以死要挾，女始誓心相愛，並給以姑母臥室後門鎖鑰，令於夜往求三神牌。傍晚，

法國大使館宴會，臺上由客廳祭廳舞廳縱深巨邸合成一景，珠光寶氣，金碧輝煌。雲裳豔舞，蘇丹求婚，侏儒送禮等堂會「戲中戲」，不提；夜闌，女送姑母返家，男已先藏於臥室金床帷幔後，姑母方熄燭欲就寢，男躍出以手槍威脅求三張牌之祕密，老姑母受驚氣絕而死，軍官神經恍惚，至夜姑母冉冉至其住處顯靈，仙樂大作，鬼魂出現，聲色燈光佈景之美臻於極點，告以三張牌之祕密，並命之與女成婚。女約男私奔，男得神牌，念念不忘發財，愛情頓減。女以悔婚，家喪，名位皆為愛犧牲；而復失愛，憤極投河死。男至貴族俱樂部，出一神牌，勝；再出神牌，再勝；衆不敢下注，男以身家財產為賭注，出第三張神牌，不靈，大負傾家破產，出利匕刺胸而死。這齣戲在諷刺帝俄時代，貴族之腐敗，婚姻之不自由。飾男之歌劇唱者，乃國家大戲子，男中音之造詣極深，一曲繞樑，掌聲雷動。劇終女觀衆上台獻花，崇敬藝人無以復加；決不因其粉飾前朝貴族，比擬王侯，而稍減其崇拜戲子之熱忱。

每幕終止，觀衆多從側門魚貫步往大廳休息，我乘閒從大廳拾雲石階上去，又是一間宏大雲石大廳，和底層的大廳完全相同：八根大理石愛俄年（Ionian）式柱子，圍成一塊百呎見方的光滑如鏡，各色花崗石砌成的地面，觀衆成雙捉對在這地面上散步，緩緩地走成一個大圓圈，人再多時，自動又加上幾個同心圓的圈，靠牆有不少長的皮沙發，即老弱也不去坐；牆上的大玻璃鏡很多，却没有男女在那裏照影；很致究的蘇打水噴泉大酒吧前，很少人去買醉，大廳是唯一可以吸煙的地方而很少人吸。我從第二層大廳的石級（每層大廳兩邊都是石級）上去，出乎意料之外，又是一間和下兩層一般無二的大廳，還是懸掛着如許藝術大師的油畫像，還是許多門通入樓廂，還是觀衆整齊地繞着圈子團團轉。大約轉三個圈子的時間鳴一次鈴，三次鈴時間，觀衆早已靜緩緩的魚貫坐定，樂聲開始，劇幕徐徐分開，沒有一秒鐘等候，浪費，煩燥。這處處代表蘇聯公民的守紀律，愛合羣，無自我，無虛榮，無自私，有教育，有自尊

，而這些禮儀風度之中，絕無矯揉造作，云非奇事。

觀衆羣中，個個衣冠楚楚，尤其政府貴賓席次，哈薩政府部次長，將軍等及眷屬，衣飾華貴。中國領館是哈薩國唯一外交團體，唯一貴賓。普通觀衆幾乎個個新衣服，十分之七是婦女，而婦女的頭飾皮鞋衣服式樣，爭奇鬥豔。這是革命二十五年後第一次有美衣，抗戰五年半直搗黃龍後第一個勝利之果，距柏林攻陷還不到一個月。聽說去年華萊士先生在阿拉木圖停留時，即在此劇院看「天鵝湖」，當時到場觀衆衣服極整齊，乃事先籌備。但這次我親眼看到的觀衆，却是個個整齊美觀。想到華先生次日在新疆政府的歡迎宴後，有幾場女中學生唱歌舞蹈，散後在車上我問貴賓批評如何，回答是羞澀的「大概缺乏練習」；現在在這國家劇院欣賞過這場戲劇，我明白當時爲中亞問題瀕臨阿拉木圖和迪化的華萊士先生一行，當時內心的感慨，感慨之真蘊。從一個劇院，外人可以客氣的武斷：新疆比哈薩斯坦至少落後五十年。他們若真的這樣明言，我從事實上無所據以反駁。

三天之後，我又同領事夫人，副領事夫婦，及我駐蘇使領館專差往國家大戲院欣賞哈薩名劇「卡茲別克」。哈薩政府各部會首長及名藝人均到場。道劇佈景華貴已極，即其中「夢幻」一幕，燈光由國家藝術院出六千獎金，徵得最新穎動人之色彩。哈薩古戲，而完全改編成西洋歌劇；哈薩歌辭旋律，而純以西洋聲樂唱法演唱；管絃樂隊指揮爲一哈薩青年；哈薩舞蹈，而加入西方舞姿。第一幕哈薩公主在松林間坐於金轎車內，美女二百餘載歌載舞，忽然一哈薩英雄馳馬（真五花白駿）自遠山來會，鹿鳴報信，和歌定情。第二幕哈薩王府，金龍朱繡大蒙古包，兩旁有真蒙古包數十，五色燦爛，儀仗森嚴，哈薩之舞，男女合跳，有彎弓射月，狩獵打圍，等象徵舞蹈第三幕爲山野大戰，方天畫戟鉞鉤叉，茅來盾往，鎧甲閃爍。第四幕夢幻，明月松林，天池之濱，烟嵐渺茫，有真鳥真蝴蝶，昆蟲翔舞林間，如日如

夜，似幻似真，神仙飛舞，昇空飄遊，落日彩霞，混成光怪陸離顏色。最後一幕，無數彩衣哈薩少女，兩辮雙垂，明眸似漆在松林內探磨菰；哈薩公主唱絕命歌，攀至山頂，躍入天池殉情。女主角歌喉技術，超過西洋女高聲，尤以無限延長，強弱控制及活潑跳音，造成無數餘音繞梁的美感。樂曲旋律是東方調，不少處有意大利歌劇家佛爾地（Verdi）的輕快流暢。

休息時間，我和承菑領事夫人加入大廳人圈中散步，承菑夫人給我介紹幾位第一流哈薩女藝人，個個都有東方蠱惑人的美蘊，黛眉秋水，窈窕身段，淺藍或棕綠的東帶西裝，半月金質大耳環，鑽石釵飾，胸上插着玫瑰丁香小花束。有一位最紅的哈薩話劇女伶，名叫摩羅細阿，聽說我從新疆初到，特別親熱的和我交談，須經翻譯，很覺麻煩，據說她會一點英文，我用英語問她去過歐洲或中國沒有，她不大懂，含笑作禮而去。我們幾個中國人，第一次出現在哈薩國都，又是貴賓，彬彬有禮，引起所有來賓的注意。我看他們以親切，疑問，好奇的眼光望着我，我看他們都是黑頭髮黑眼睛和我們毫無分別，我立大理石柱中間，向人圈每一個走過身旁的人，微笑地行注目禮。忽然，不期而遇老友蘇聯外交官波利索夫，他與女公子和我很親熱的交談，他昨天從新疆來，明天飛莫斯科。所有的觀眾都期待地注視我們，好像私心欣慰。中蘇友誼在增進中。這在哈薩心目中，欣慰感觸特別深。我默思道：朋友，不要就心！除非亞洲自甘毀滅，我們永遠是好朋友，好鄰居；不管遲早，中蘇總會結成密友的。

過了幾天，我同承菑夫人去哈薩話劇院看戲。我右邊坐的一位哈薩妻人，每遇情節詼諧，總向我點頭會心，然後仰天大笑。後面一位哈薩女大學生，自動給我們講解劇情，聽說我從新疆來，她問：「聽說新疆風沙多，樹木少，不如這邊。是嗎？」我答：「新疆和這裏一樣的森林，雪山，和城市」。她很相信我。在阿拉木圖最後一次去國家戲院，是看歌劇「雪維爾的理髮匠」，法國戲，俄文唱，一切法國的

風情打趣，小康之家的嘲諷，博得觀眾熱烈地歡迎。不管坐在我前面的哈薩外交部長夫人也好，某俄羅斯要人絕色的朝鮮太太也好，或中國領袖的太太們也好，說着不同的言語，但一致爲法國的世俗幽默感興得低呼淺笑。我受啓示而注意到，今天蘇聯的女裝，是法國式；蘇聯戲劇的口味是法國味，到處，到處，無所不在的是法國的自由加上一點，法國的浪漫減去三分。什麼緣故呢？是因爲蘇聯已成拿破崙之後的法國女多男少嗎？是因爲蘇聯恢復帝俄時代的法國化嗎？是因爲蘇聯的革命已與法國革命時代的目標理想，自然密合了嗎？是久經奮鬥的國民以眼前快樂爲人生哲學了嗎？這些，都有是處，而都不是。我的結論：（一）蘇維埃聯邦的產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正和普法戰爭後，巴黎有勞工政府一樣；但繁榮日進，慢慢又走到共和國的階段，人民小康，而自然有以共享小康人民之樂；（二）蘇聯這次戰後是小康大同並進，蘇聯所發展的文化是國際性的，東方西方，歐洲，法國，都有；以這種文化去促進世界大同，大家相同，真如觀世音菩薩見何等人卽化何等人說法，無往不利；蘇聯的大同，較希臘或羅馬帝國的失敗機會少一點原因，在此。

我曾到過中國國內所有的大建築，殿堂，劇院，北平天壇祈年殿也好，頤和園御戲台也好，中南海勤政殿，外交大樓，南京國民大會堂，津滬西僑總會，竟沒有一座能比得上阿拉木圖的國家大戲院的。而且規模差得遠了。久久以前，我就幻想唐代敦煌莫高石窟裏，壁畫精美，寶藏玲瓏，萬盞佛燈照耀下，萬千人民坐聆唱經話本表演；如是者，復有大同雲崗，新疆于闐等佛洞，其宣化人民，陶冶國民性，創造燦爛文化，使有唐一代，文武並盛，良有以也。其作用，等於今日蘇聯的國家大戲院，梅蘭芳在蘇聯演唱，曾予彼邦藝術界極深刻的印象；而今日我國萬民共樂的美藝，在那里呢？

有國家大戲院，蘇聯不怕唯物壓倒唯心，機械超過道德。有國家大戲院，在戰時不管麵包多粗糙，

一日血汗勞動之餘，坐聆名曲，置身人世百態，神仙世界中，既其餘音繞梁，可以三日不知肉味，則麵包粗黑，於我何有焉！而平時，陶鑄人民愛真善美的心志，和對人類的同情心，關係可着實不小。蘇聯在戰時的後方，很少演抗戰劇，專演古典歌劇：人民從事抗戰勞動，劇中自應演些別的以怡養過勞的身心，這才不失藝術的真作用。而且愈給人民看歌舞昇平的歌劇，人民愈下意識的感覺到侵略者之可憎，和平幸福的可貴。蘇聯雖也有些仿效羅馬帝國之到處設大露天山中劇院，「民窮國富」，大建城市，博物館，廣場，花園；然而蘇聯從沒有以讚武宣傳，種族歧視在戲台上演出，而且，民雖窮，所享權利無窮，以前祇有貴族能有的歌劇，大戲院，絲絨椅，蘇聯公民人人可得而享受。圖書館，園林，博物館等一切都是民有民享，則有錢和無錢又有什麼分別呢？——這是今日蘇聯勝過昔時羅馬的地方。

博物館巡禮

「我將令今代處於帳幕之人高出於世界各民族之上。」

——成吉思汗語——

在城中心公園內，是阿拉木圖的博物館，是由一座美麗的教堂改建而成；土耳其式，而飾以哈薩圖案，橙朱和雪白兩色分明穹頂圓牆，褐色彫花的門，門上白牆飾以蘋蓂綠色的花邊。石階兩邊，通常希臘神殿亞典娜與阿波羅石像站立的地方，或基督教聖母及保羅雕像站立的地方，現在是列寧先生和史達林元帥的白石彫像。博物館前是一泓大理石噴水池，有珠璣之泉從「石孩兒」口中噴出，許多四五歲的小孩在戲水，母親們坐在環池椅上織毛線。四周遠景是參天密林，林間道上，行人熙來攘往，恬靜一片

，風不擾樹，人不交語，自己忙着自己的事，而每人自己的事都是公事。我自在地踱進博物館，自在地瀏覽，自在地出來。

我第一次去時，費了一上午時間細看設計圖案展覽。乍看之下，以為這不過是紙上宣傳而已，但細看許多城市建築，及哈薩國都建設計劃的圖片，再參照實際已經完成的建設，才知道這些都是要兌現的。像阿京美術館，大學，政府大廈，市民公寓等，都是美輪美奐，精美絕倫的大建築。最有興趣的是蒙古包游牧住宅模型，這是專為游牧的游牧哈薩，變為安居的游牧集體農場而設計的。形式完全的蒙古包，用磚石混凝築成，一切蒙古包毛氈上的鮮豔圖案，都照樣用釉彩或油漆塗繪在這石磚之宅上。每家一包，每包週圍有四五畝地，種菜養花，以高大的成行白楊樹，做為圍牆；試想，綠色的墓園中，一座圓頂的住宅，遍覆以紅黃橙紫精美圖案，何其美觀。至於哈薩的城市住宅，則純係土耳其西班牙式加上哈薩壁飾而已。由此可見，使哈薩從流浪變為安居，從山林遷來都市，從家族共產的小羣，變為國族共產的大羣是煞費苦心的。哈薩是比較最保守的蘇聯公民；似乎，短時間內還不能習慣工廠與公寓的生活。

哈薩的圖案和顏色，可以便任何建築生色不少。很多地方受波斯圖案的影響，但主要的形象是如意，蝙蝠，喇嘛哈經用的金剛杵和一種對生蠶絲葉，加上哈薩的套色，天才，非常古雅有緻。阿拉木圖有山清水秀的風景，出產五顏六色的彩石，住着愛好藝術的人民；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成為東方的花園大都市。她可以姿意修飾，因為假使設計圖上如此，沒有一個公民會在街上添築一宅，修改一園；更不會在國家大戲院之外，私人競修些舞場戲院，破壞都市之整齊對稱；這些問題既不存在，而存在的，是哈薩固有的建築天才（例：博物館中陳列的帖木耳汗陵模型，哈薩祖先造）和現在已成的國家大戲院，土西火車站等，則哈薩斯坦共和國以及蘇聯全部未來建設之宏規，可以想見矣。

走出博物館時，在石階旁有兩口大青銅寺鐘，好生奇怪，我摩挲斑斕字跡，大的那口，有五尺高，寫着「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五日立」，小的那口四尺高寫着：「茲因綏定城三神寺鐘年久損毀，閣城南民祇見其鐘，不聞其聲爲立新鐘。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吉日」附刻商民捐款名氏數目。在我仔細尋檢把玩時，無意中看見兩塊青石，一塊白石，成長柱形高約四五尺，橫臥在大鐘腹內，上面用滿漢回文字書寫，因土穢模糊，不能識辨，大概是國界石，據說，鐘和石都是哈薩從新疆帶來的。我却不信，這些大概是原來就在阿拉木圖的東西。因爲像塔什干南八公里俄什地方，有唐碑一塊，阿拉木圖安集延等地，康熙大花彩御密瓷瓶很多。這些都是中國文化潮汐遺下的吉光羽片，以誌滄桑，傷人憑吊的古董。

第二次，我參觀全部博物館，用三個盧布購入門券。共分土產資源部，自然科學部和文物歷史部；每一部份不過三間大廳。土產部份，我的印象是：（一）哈薩斯坦所產羊毛，粗硬，而且光色不潔，比新疆羊毛差得多；不過改種與增產均有成績。（二）牛馬都是善種，種畜事業極發達。（三）絲的質量方面與繅絲方法遠不如和闐絲，將來新疆（甚至中國）與蘇聯東部共和國貿易，我們唯一可以自豪的出口品，仍是絲。（四）蘋果之大，舉世無匹，瓜與葡萄和新疆的無異。資源方面：（一）煤品質極劣，尙無明煤出產；但現用昇降機，氣壓電鑽，和礦井鐵道，全國煤礦漸逐開採。（二）鐵鉛，石油等已開採者寥寥。據統計數字所列，一九四〇年的礦產量爲一九一三年的五倍。總括印象：（一）哈薩斯坦地大物並不博；（二）蘇聯將「勞動英雄」列爲名人，塑像懸掛，很能鼓勵生產；（三）處處以最新科學技術改進生產，可爲借鑑；（四）限於資源，哈薩斯坦不容易成爲重要工業區仍將爲主要農牧區，但其能擁有自給的工業是毫無問題的。因此一般人的認識，以爲蘇聯自西而東，逐步工業化；而每一共和國工業化後，其以東的共和國必是大農牧區，俾有相成相需之美；哈薩斯坦工業化後，中國的新疆可能成

爲其畜牧供應倉庫或資源生命綫。這看法，從事實推斷，完全不確，不必杞憂。不過，哈薩斯坦與新疆確有相需相成之美，全賴正常貿易關係爲之媒介。

自然科學部份，動物標本極多，不少中亞奇獸，野牛，雙頭鹿，長鼻猴之屬；有史前孔龍殘骸，及人猿化石，極爲珍貴。看到天文圖說中，以神人之名號畫像代表星座時，我先則愕然吃驚，繼則自笑少見多怪。以前我以爲蘇聯是絕對無神論和上古論的國度，現在才知道，在文藝科學方面，蘇聯很注重崇古，師承，和形而上學的研究。而且對自然科學史方面，有獨特的偏愛，譬如達爾文的進化論，人類起源的模型佔了一間屋子；天體力學的說明，上溯希臘思想家，下至哥白尼，伽呂略，牛頓，愛因斯坦的學說都以電化儀器，製圖說明，也獨佔一室，我參觀，祇觀其大略；但幾位女青年，很精細地在研究各別題目。如此現象，足證國民教育並未忽略，知識水準決不落後。

歷史文物部份，有中國古瓷器，名人寫扇，元代及咸豐以前的古錢，錢幣的收藏最富，波斯，花拉子模，元朝伊爾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東韃靼國以及清朝南疆幾次叛亂霍集占，阿古柏等同回僞國的銅幣都有；俄國的紀念金幣銅幣也有，假使把這古泉譜鈔編成帙，已足爲哈薩斯坦亡史補闕。哈薩衣冠純爲中國漢唐式樣，寶刀兵器式樣也和北平故宮陳列者有異。革命歷史陳列室中，盡皆巨幅油畫，長都逾丈，金木彫框龕之，丹鉛油采，所繪萬馬衝鋒，神駒英雄，都是哈薩擁護革命的史蹟，其維繫族人效果，絕非淺鮮。美術室中，哈薩風情之題材，皆以西洋畫法出之，作品不少，尙未見偉大傑作。現代史料室中有自前綫俘獲德軍之戰利品，哈薩共和國動態照片，幾十種精裝的哈薩紙煙，幾十種哈薩郵票，這等等，都足以助長哈薩的自尊與前進。

八雜市趕集

「衣食足而後知禮義。」

——孟子——

中亞的地方商業，民間貿易，皆在八雜市（Bazaar）。是當年中亞爲中國古絲路時隊商往來的遺風，還是麥罕默德天方教徒的傳統，已語焉不詳；却自新疆以西，八雜之市城城皆有，彷彿中國古之日中爲市，今之廟會趕集。阿拉木圖大小八雜市有三處，我都去轉過，城東一處最小，比較是鄉村風味；城大街一處係商場性質，店家櫛比，棚臺成行，席地列攤者，擠滿廣場，而人羣之中，手中之物都是商品。大八雜市，自城中電車站盡頭，沿街站人，蜿蜒幾條大街，市集中心在一古木垂楊的廣場，每逢星期日，市上曷止萬人，賣物十之八九，買主十之一二。說不上貿易，行業，祇是變相的「以物易物」，調劑生活的小買賣而已。

上面所說，僅就我親見印象而說。以前，一年前，一月前，甚至我們到的一星期前，據說，市上買賣對象是黑麵包，乾柴，生柴，以至一根繩，一根釘；也是市上僅有之物，簡直是一幅流民圖。可是我在八雜市所見，出售食物的棚臺裏「擺滿紅蘿蔔，青菜，各色瓜蔬豆菓，另一座棚臺下，掛滿方屠過的牛羊，屠戶接應不暇地切肉；第三座棚臺下，出售黃油，菓醬，美國雞蛋粉，咖啡，茶葉，牛奶等。所謂「棚臺」，像火車站月臺一樣，棚是鋼製；臺是混凝土。四邊都有混凝土櫃臺，兩柱之間，一人售物，頗爲整潔。空地上，有六七排地攤，賣乾柴「爬地松」的，賣破瓶爛罐，飲食器皿的，賣花子菜子的

；賣茶葉的；賣零碎穿着的；賣哩瓦洒的；自成一區，買賣不多，生意清淡。人羣之中，多半是婦女，手裏拿着件衣服，一塊衣料，一雙鞋或幾塊香皂，向人攬生意，這和新疆的馬市情形一樣。祇奇怪的事，有一羣人，高談闊價，而手中無貨。陪我去的謝副領事說，這是出賣購物券（Goods）的。緣起是因爲在過去有些人雖然領到麵包證，購油證等，但因爲在國家商店裏認不得熟入，不能立刻兌現，只好在八雜市上以黑市價格出售，再以黑市價格買麵包吃。此外，有照像的，用紙牌算命的，檯球房等，和北平護國寺，隆福寺廟會景象無殊。不同的是有七八排土綠色木房子，是爲開店之用；但已開張的只是寥寥幾家五金店舊貨店，和冷飲店。

在我離開阿拉木圖的前兩天，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同我國領事館人員前往大八雜市觀光。走了七八條大街，都是並肩排隊的女人，手裏拿着捷克皮鞋，毛氈，波蘭的印花絲綢成衣，羅馬尼亞及巴爾幹的手飾呢絨料子，貨物品質之好，全歐洲的精華都有。這天萬人空巷，大概有四五萬人，十分之八是女人。長辮子的哈薩女郎，窈窕的波蘭姑娘，健壯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少女，和純東方美的朝鮮小姐，都穿着新的紗綢衣裳，新的皮鞋，新燙的髮式，爭奇鬥妍地做着貨物的活廣告。有好多意大利的頭巾，紗衣等，地中海的貨物，都會到這蘇聯的後國來了！一個猶太婦人賣巴黎香粉，我一問價，她要一百盧布，我遲疑一下，她說：「您是中國領事或中國的大官，還在乎這點錢嗎？」許多異性的眼光盯着我，我只好買下，回國後送人，說確是法國上品脂粉。我花了一千盧布買了五碼美國呌嘰，八百盧布買了個全新汽車蓄電器，四十盧布買了頂絲絨哈薩女帽，九個盧布買了個美國橡皮冰冷帶。一座外鑲銀花，長約一尺的捷克鑲花水晶玻璃，商人要七百盧布，承舊夫婦嫌貴。一個美麗的少婦，兜售鑽石戒，珍珠項圈；我看中了一個八塊紫寶石，鑲金別針，只要四百盧布，雖是新貨，但已缺了一塊鑽石，沒

買。蘇聯的美金官價是一元美金換十二個盧布，黑市是一對六十左右，新蘇幣與盧布之比是一元值三元三盧布。阿拉木圖的物價比新疆低二十至四十倍，但這是攻陷柏林後一月來的突變。

八雜市貨物的來源，聽說是因爲紅軍攻入德國佔領下的國家後，每個士兵獲得無數光榮寶貴的戰利品，並獲特准每次可以給家中寄五公斤以內的包裹。家人收到後，自己享用而外，全拿到八雜市去買。有人接到些香皂，賣到八雜市上，買到的人從香皂裏得到金錢，鑽石，因而大發意外之財。所以現在凡收到軍中良人寄來襪子塊，必要先切開仔細檢查一番。我順便問一個賣男衣料的婦人，何時她丈夫可以解甲歸田。她說：「軍官有一兩星期短假，返鄉看看妻子，普通兵士仍是戰時準備，不給假，而且常調動。」另一個華僑的俄羅斯太太告訴我們：「好貨在後頭呢！這裏的第二十八路軍已改編成第八路軍馬上就要從前綫回來，帶着大批好貨，昨天已回來一批了，明後天大概全可以開回來啦！」人們都在囑囑私語，說第二十八路軍犧牲過重，所以改編了第八路軍回來，第八路軍代替二十八軍爲哈薩克共和國國防軍。新疆是第八戰區，中國左派軍隊好像也叫第八路軍，甚爲巧合。這些八雜市的「道聽塗說」，姑妄聽之姑妄誌之。總之，八雜市得有今天的繁榮，人民又得自由貿易，以其所有貿其所無，都是這次浴血戰勝的結果，而蘇聯之戰勝，是徹底革命的結果。假使八雜市一向如此繁榮，蘇聯能否享受今天戰勝的繁榮，倒是一個大疑問。

花間拾得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焉。」

——古扶輿之歌——

聽說阿爾瑪金山上，有太古松林，溫泉瀑布和冰川天池，風景美絕。幾次我們相約上山野餐，都因陰天細雨，未能如願。五月二十一號下午，承菑夫人約我出城去玩，遂同兩位領事夫人乘領館汽車馳向山野。鄉村非常清潔，農舍多松木結為棟樑，塗以鮮明油漆。起初，我以為是去松林裏採蘑菇，但快到山邊時，我們看見許多美麗的花朵，遂停車下來，打算採些插瓶子，可是田裏工作的幾個婦人，連忙阻止，原來這是政府花園。玻璃暖房，接種花池，和分類花園，非井有條。承菑夫人找到管理人（經理），向她說明來意，想買點花仔菜仔。她看我們是中國外交官，很謙恭有禮地歡迎我們。

在白色的玻璃暖房里，我看見許多奇花異卉，很多是我去夏在博克達山天池濱所見的高大，而莖上生着厚厚茸毛的黃百合，紫羊齒，和開白花的硬葉樹；而大部分是生平未見過奇花。這些花都很豐腴端莊，裹在厚絨大衣裏，生在雪山間，豔若桃李，冷如冰霜，與習見的薄命之花，氣度完全不同。最有趣的一種嫩綠的仙人掌，叫做阿羅葉（Aloe）是治療肺病的特效藥草。木盆裏培養着幾百翡翠色的青蓮，我給她們起名叫「翡翠蓮」。美人蕉有很多顏色，尤以紫色金色最美；蒙花之中，玫瑰遍野，顏色最多。不知名的花草太多，我無法描繪出來。

許多四十歲上下的婦女，在一畦畦的花田裏培育種仔，泥土篩得很細，花仔種得很勻，種好一畦便

插上花名的木牌子，用細沙布的罩子蓋上，以免風吹散亂，鳥來啄食。細心細意的工作，津津有味。女伴們去採花的時候，我走到花圃邊緣，兩個耕田少女的身邊，她們赤足袒胸，一鋤一鋤的掘鬆土壤，然後量出一定的間距，挖些小坑，每坑裏放進一定數量的種子，非常認真的工作，而且態度極為嚴肅。她們身體姿勢極美，一切天然成足發育的曲綫，都由於勞動，衆美集於一身，我望着她們，在黃昏之後，披上粗毛綫衣，走到木房裏把鋤頭鏟刀交給管理員後，手裏拿着麵包，緩緩的走到林裏一株大樹下，倚着樹幹，邊談邊吃。她們吃的不好，可是土地，日光，空氣使他們健康美麗；她們工作不太多，可是每天從日出到日落，全國有幾千萬婦女，同她們不言不語的耕地，一切獻給祖國，這力量的總合至爲驚人。不言不語，嚴肅的勞動態度，是一切建設的基本要件。

花圃幾十個幼年的女工，把短命之花，風捲殘雲似地剪了編成花束，在落日光中奔向城市中國家大戲院門口去賣。我們的領館園丁也選購了不少種花仔，兩位夫人採了一車的鮮花。我找了些頗豪華的標本，因爲哈薩圖案似乎由她而來，還有一種牛血紅的花，名叫瑪克，似乎是哈薩女的紅頭巾的樣本。花圃之旁是一家麵包廠，一股麥香傳來，我們覺得餓了，顧不得去松林採蘑菇，遛遛車回城。一羣女工在田間集合上夜課，一位頑皮的，拾起一個紅蘿蔔向我們擲來，我用花束伸出車窗向她們求和，她們微笑送我們遠去。

楚之興也，畢路藍縷，其亡也，翠被鳳鳥。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中語——

至羅馬帝國時代，階級對立漸式微，因東方方式之絕對專制政策已使社會各色人等俯首聽命，得恣意安置億萬喪失自由之人民，納之於錯綜複雜之生業中，使之就範。

二世紀初葉，羅馬常平會以徵值供貧民二十萬人食。五十八年，蜀婁帝渴時，日領麥餅為活，不給值者，都三十二萬人。奧瑞里安帝朝常平會發貧民口糧以蠱方錫包代替麥餅。

——今人保羅路易古代羅馬經濟史中句——

園林散記

漢漢天晴雨。沈沈日又西。林間畫眉鳥。更作盡情啼。

——王漁洋詩——

每值黃昏，我們總到城中心公園散步。公園是三座大樹林，林蔭有路，隨便通行，不收門票。綠色木柵欄圍着公園，園內有博物館，露天舞場，和音樂咖啡館。林間有不少坐椅，供人休息。小男孩在噴水池裏游泳，小女孩最愛摘野花編花冠，常常有一對老夫婦在林間散步；然而沒有少年情侶的蹤影，忽忽來去的都是女人，林子對她們除了遮蔭外，似乎沒有其他感情作用。阿拉木圖的正午太陽相當炙熱，一走進公園的樹林，立刻浸入清涼世界。公園在高爾基大街上，有無軌電車經過門口。

早晨我常乘無軌電車去山麓的大公園，多半與承當領事的兩位幼子同去。大公園是山坡的曠野；下了電車，渡過一道水石激湍的山溪，便入公園境界。許多不同的樹林，天然地繁衍成森林，有些是夾道白楊，有些是結實菓林，而最大的一片森林，從溪邊到山上，多是幾百年的參天松柏，槐像北平天壇的松林，但更蒼翠茂密，林中草葉高尺許。在林間好像完全與世界隔絕，祇有時森林盡頭，有陽光照耀的鮮明花樹，幽明 爛，或從林隙間，望得見溪中偷浴的男女。忽然遠遠傳來一陣童稚的歌聲，順着聲音尋覓，一隊小孩子，雙雙攜着手唱着節無言的歌謠，由三位白衣保姆帶領，赤足穿着短褲，安閒自在，感受着大自然的薰沐。都是三四歲的托兒所小孩，赤裸上身，非常整潔健康。

近山坡處，森林盡頭，是一個湖，湖心有島，島上有亭，有座木長橋通到湖濱。松柏林和湖心亭最

富中國意味，每次遊園，總不免有故國之思。兩位小朋友，帶了釣杆，和一羣俄國孩子在湖邊釣魚，我靜聽他們的談話，有時插進幾句，他們都非常馴順；兩個八九歲的女孩子帶了一瓶冷水，一本書，一塊麥餅，靜靜地並肩坐在我脚旁，打開書一邊唸一邊擲麥餅吃；不時輪流地喝一口水，不時抬頭看男孩子們釣魚。他們中間幾個垂釣，幾個掘泥找蚯蚓，分工合作，互不干涉；找蚯蚓的兩個孩子，在蚯蚓捉得足夠供應釣者之後，把黏土捏揉成戰艦，航空母艦的模型，比例大小，砲橋位置，瞭然可觀，專注於工作的神情，和幻想力的豐富，極為動人；軍艦一完成，他們立刻舉行下水禮，而泥船入水立刻沉沒。軍艦所有者立刻躍入水中營救，旁觀的孩子，拾起石子投至湖心，激出水圈波紋，以慶祝某艦的復生。從無喧嘩，爭吵，打架，他們非常冷靜而嚴肅，釣魚塑船在他們是當生計，工作，沉默的競賽；做就做，沒有什麼可說的。

我竟沒有孩子們的耐心注視釣絲，於是遊目四觀，欣賞風景，山坡上有牛羣羊羣在吃草。林間出現一隊女人，約有三四十人，都是十六七歲，七八個是哈薩，由一個男軍官帶領。她們分散在森林裏，兩人一組，距離五十米突，光着脚和大腿，互相對擲鐵製手榴彈；我自己的三鐵（尤其鐵球）成績相當出色，但對她們之不間歇投擲，且達相當距離，和她們體力體態之豐滿，暗暗喝采。一會工夫，她們光着脚在林間鋪滿松針松塔的小徑上三五成羣的賽起跑來，森林到山脚約有一千多米突，我以為那裏定是終點，可是幾分鐘後，她們又從林間跑過；我以為這一次一定跑完了，誰知過了十分鐘左右又在林間跑過，而且越跑越勇，還有餘力衝刺。我當了七年田徑選手，就從來沒有一次跑過這樣長的距離，大概有七八千米。我國青年體力不如人，而且不如人家女孩子，真是可恥！

大公國深處是動物園，獅虎麋鹿，北極白熊，各種猿猴，以及孔雀百鳥都有。各個動物分離得很遠

；在密林深莽間，忽然一聲虎嘯；在蘋果林裏忽見孔雀展羽；在一處溪邊濃蔭坡上，白熊在欄裏玩弄奶罐。長鼻猴，雌雄同室，情感最篤，互相捉蛋騷癢，長髮披散，殷紅似火，舉動酷肖人類。我去參觀動物園的時候，又遇見一羣托兒所的兒童，個個活潑健康，由女教師給他們講解，有兩個小孩三四歲年紀，看完孔雀之後，私下談論，說這一定是從美洲來的。我因為在阿城十幾天，地勢過高，心臟病加劇，稍走里許，手足腫大，必須休息。當我坐在林下休息時，這羣孩子走我面見過，叫我「叔叔」，天真可愛。在森林，日光，雪山之麓成長的兒童，體格多健康，面頰都紅潤！

在林間，常有孤單的女子，一面散步一面看書，深草間，常常露出一個頭，低着在閱讀。在池裏游泳的小孩子，從來不爭吵打架，承襲的十齡長子垂釣時很自負，很急躁；釣了一上午，祇釣了一條；一起釣魚的俄國孩子，把他們所釣的都送給他。每次汽車來接我們，總是一份黃檸檬水的女郎自動給我們送信。人家都以爲蘇聯的下一代公民一直在饑饉戰爭，和逃難中長大，自然不會有良好的修養。我也聽說過關於阿拉木圖兒童的偷竊，失教，及流氓行徑；不幸我竟無福親見這小「梁山泊」之羣。要是說，生長在林間的小孩，沒有靈性，沒有智慧，實不可能；要說生長在羣裏的小孩，沒有理性，沒有道德，更不可思議。山林的自然教育會陶鑄酷愛和平的公民；雖然，蘇聯教育中還有擲榴彈塑軍艦的方法和效果，似乎矛盾。但孔子提倡仁義，同時提倡「鄉射」。每次我散步林間，總對蘇聯的下一代寄以無限的熱望。

車站景象

「土西鐵路線，沃姆斯鐵路線，塔什干鐵路線，托姆斯克鐵路線及阿林堡鐵路線之經過哈薩克斯坦領域者，其一九三八年過去數月中之工作，非常惡劣」。

——哈薩共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

五月十八日去城西火車站接莫京大使館專差。月臺上躺著不少火車上抬下的傷兵，白衣護士和親友擁作一團前去照顧。正好車子到了，車子高大笨重，經用不經看，東來的列車。竟擁擠得這樣滿，年情的女人最多。其次就是軍人。接送客的也是年青少婦，最多，其次就是我們。軍官服裝很神氣，黃哩噠軍服，金線帽綠金肩章，胸前還掛著好多勳章。一下車，便有豔裝妻子或情人前去擁吻，歡天喜地挽臂出站。凱旋情形多可羨慕！普通兵士穿黃布軍服，提著很普通的步槍，和我國士兵沒有兩樣；只是肌肉較發達，大概是吃美國乾糧的緣故，相當無精打采，這是長途火車擁擠的自然結果。至於傳說很多紅軍健兒，衝鋒以前，飲了過度的烈性酒，回家之後殺死爹娘的話，我從他們身上找不出一絲憑據。

城外八公里地方，是土西火車站。我曾兩度去接送客人。建築非常都麗堂皇，而這橫貫蘇聯東部的鐵路站頭，帶著東部粗獷的鄉土氣息，因為它經過許多游牧的村站。不久前一位我國領館人員，乘這火車塔岡什干，車在一個小站停下過夜站長是位哈薩小姐，請他到她家裏吃飯過夜，母女二人殷勤招待。這位哈薩小姐的真節和美麗，傳遍整個土西鐵路，而我國這位年青外交官至今為她害著單思。哈薩游牧的

好客，大可補償車上的痛苦。在戰時，火車站長以至茶房全是女人，我所見的土西列車，擁擠得連車門上，貨車上全擠的是人，但因為什九是女人，顯得溫柔無邪；兵士佔了兩列車，全副武裝地開往斜米和遠東，頗顯緊張之象。沒有月票，列車等級並不顯明，大家一樣挨擠，擠人，而毫無怨言慍色，不購票而乘車，似乎也不是不能通融的事。與中國車站成顯著對比的是：沒有人為行李忙；因為，沒有人帶行李。

最記得五月二十五日的午夜，下着稠密的雨，我去送開往莫斯科的火車。我到頭等車房間裏坐了半小時，這國際列車的包房特別考究，有大穿衣櫃，櫃內有盥漱櫥，每房兩個臥鋪，都是重樺櫟木製，油漆得光亮；祇嫌非常古老笨重，據說是五十年前法國製造的。搭夜車的人很少，在雨中的車子蠕蠕動了。我覺得車站大廈非常崔巍，立體建築，玻璃拱門，我們的汽車和哈薩共和國主席的嶄新美國福特汽車，靜靜地在雨中駛回市中；主席文德宋諾夫先生搭這班夜車去莫斯科，然而沒有警察，沒有衛士，要人虛偽排場。

據我所接送的客，根據實際經驗的報告：從阿拉木圖到斜米，全程六百公里，火車走三十六小時；阿拉木圖到莫斯科七千公里，夏天走七天半。相形之下，土西鐵路目前行車效率很壞；東哈薩斯坦州主席兼外交員尤蘇波夫於蘇聯八全代會之報告，關係交通之報告有云：「黎德爾通魯布錯夫之鐵道將於今年（一九三六年）完成，此路乃黎德爾及全阿爾泰工業發展之一偉大推動力。庫倫達至斜米鐵道勘查工作，業已完竣。」黎魯鐵路直指新疆阿山區；庫斜鐵路直指新疆塔城區；現均已次第通車。但從阿拉木圖到斜米的行車效率推斷，從蘇聯東部，重鎮到新邊之火車運輸，在目前，「祇須四小時可達」的一般假定，似乎不能成立。

莫斯科到阿拉木圖的火車，是上行，從東歐低原慢慢爬上平均海拔三千公尺左右的中亞高原，最後一段路非常的艱難，需用兩個火車頭，才能勉強爬上來。從南京或重慶到伊犁情形彷彿。去夏甘（肅）新（疆）鐵路勘查的結果，認為戈壁不是水平，總傾斜度極大，且無法以人工方法，修改地形，而自然風沙所改地面丘壑，又使鋪軌極度困難。所以，中蘇兩國經新疆與哈薩克斯坦使鐵路銜接的理想，短期內不易實現。唯有航空交通，目前重慶到伊犁十二小時半；莫斯科到阿拉木圖十四時半。除了冬天，車慶到伊犁一日可以飛達，而莫斯科到阿拉木圖必須分兩天飛，所以從交通地理上立論，新疆近中國而遠蘇聯。某些國際大政治家之見解說：「歷史上，新疆屬中國；地理上新疆屬蘇聯。」似乎過於武斷，交通發達後中蘇關係自然可以改觀；而目前，蘇聯東部與中國新疆的鐵路交通亟待發展。

不堪回首話當年

「楚之興也，筮路盤錯，其亡也，翠被鳳鳥。」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中句——

在阿拉木圖，處處充滿着凱旋的新氣象。每一個柏油的十字街頭，有日本式的鬆漆木房子，帷幔低垂，瓶花競研，有女如玉，出售啤酒。好酒，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出現市上，潤下喉頭。賣酒的女郎，毫不吝惜地擰開玻璃噴酒泉，使酒盡情地射到沽客的杯裏，沃德卡麥酒，味若葡萄酒和各色的菓子酒都有，附帶出售冰激凌。啤酒十六個盧布幾乎賣給一大瓶的容量。從前工人的口糧，每人每月十五公斤黑麵包，又酸又粗糙；每天不過兩個拳頭大的麵包，無論什麼人也不會吃得飽。黑市的黑麵包，一年以前，是

七百五十盧布一公斤，現在（我在阿京的時候）跌到七十五盧布，從本年六月一日起（我離阿的第二天）政府改以白麵包發給人民，並准所有食品商店公開出售，每公斤二十五盧布。幾年來，領館祇能素食淡飯，我在那裏的時候，合作社通知我們，若是要肉的話請把領館卡車順便借給他們一用。晚時分車從城外的政府屠宰場回來，帶回一隻全羊，全館一片歡聲，我們到領館菜園內拔紅蘿蔔，青菜，洋蔥，山芋，櫻桃。維吾爾園丁土地阿洪，多克泰，哈薩女傭妮尤若阿，「二轉子」司機馬納爾忙做一團，圍着長形鐵風爐，烤羊肉，這是中亞游牧的吃法，叫做「沙什立克」；我之不能忘記這名字，正如其美味之使人不忘。

乳漿和蜂蜜是阿木圖的特產，豐盛無盡無竭；然而誰在過去有禍，享受這些呢？人民啃着黑麵包，無論冬夏在街頭自來水管上擲水而飲，「一草食，一瓢飲，」含辛茹苦，如是者二十五年。把國之名產，凡甘美之口腹奢侈品，都運到國外去換工業機器原料。簡單說來：蘇聯今日的一切所有都從過去一切所無而來；倘無過去之「無」，絕不會有今日之「有」。這一點倒是老莊哲學，龍樹真諦的道理。所以，當我們在阿京，吃着羊羔美酒的時候，在蘋果林下，月圓夜裏，哈薩女傭阿亞彈着「瓊韃」，久客異邦的人，每一個人講一段故事給我聽，追維既往，「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都含有苦盡甜來的回味；容我簡要的把這阿拉木圖的天方夜談，摘錄如下：

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河洗澡的男女，完全裸體，一絲不掛，好多少女玉體橫陳在河邊曬太陽。一位中國大使館員適巧在野外遊玩，隨身帶着照像機，來到河邊。兩位蘇聯青年跑來干涉，以為他是來攝影，理論之間，一位裸體女郎跑過來，慷慨的說：「朋友，你要照像嗎？好，來，我躺在這裏，你對好光照罷！」轉過頭對那兩位青年說：「這有什麼要緊，這樣才是革命！」這位中國朋友面對這革命的模特

兒，心慌意亂的拍了一張照片；回去沖洗之下，只見一片模糊雲樹，不見巫山人影。那時期，蘇聯八年只限兩三套衣着，河裏裸浴，大家都不穿褲子，誰穿了便是反羣衆反革命！即或能有一尺白帛可以遮羞的人，也不敢掛此一絲而干冒「萬目所視，萬手所指」的大不諱。蘇聯，沒有衣服甯可不穿，沒有好的甯吃糲糠，決不求諸國外；以營營孜孜的工作建設，自力更生，從事生產。由於這種獨立精神，今天蘇聯國產輕工業，已衣食住行不慮匱乏。自國出產質量達到相當水準後，外國貨進口也可通融，因為，不會再有養成人民倚賴心理，摧殘脆弱民生工業，和壟斷國內工業市場的危險了。反觀我國，有蜀錦魯繭杭綢夏布，不以爲足；好像沒有英國毛呢，印度綢，羅斯福布便衣不蔽體了。勿忘古語云：「楚之興也，革路藍縷；其亡也，翠被鳳鳥。」

戰爭中，蘇聯人民在後方的疾苦，確非筆墨所能形容；過去兩年中，餓死之事時有所聞；然而一切爲了前綫，兵精馬壯；東部餓死兩百萬，西部兩萬萬人民財產免於浩劫。在阿拉木圖，每一政府工廠，商店，在兩年來，有一種畸形現象。工人職員都吃不飽，每個工人散工的時候，把一日生產的成品，不論香燐罐頭刀剪用品，夾帶三五件揩油帶出去賣，一人揩油，八人都被迫揩油，否則便是反羣衆。揩油目的，祇在換得今日的糧食，俄人天性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久前，某商店經理因拒絕揩油受賄，被職員毆傷甚重；因工人揩油，則監工，主任，以及經理亦被迫分贓，以免有一「獨清」之人，恐怕去告發檢舉。政府似亦深卹民瘼，往往對此普遍之「非法的揩油合法利潤，」因其平分共榮的性質，也就熟視無睹，權作不知。除非鬧得太不像話，影響戰時生產數字時，才由內政部警察加以法辦。這現象在勝利既得民生富裕之後自然可以消滅於無形；倘不自動洗手，政府一聲號令，沒有再敢逾越的了。貪污，囤集，摻假，發國難財等等戰時應時把戲，舉世之上，唯蘇聯人民苦無機緣享受。

阿拉木圖是已往游牧哈薩剽掠的地方 現在戰時，全是女警察，全副戎裝，身着美國戰時婦女工作隊員服裝。在我去阿京前兩個月，聽說男女相戒不敢夜行，因為時常發現男女屍身，被剝得精光，一絲不掛地被弄死，衣物被盜路搶去。有一次一位政府的女職員到銀行存款，因為時間已過，無法入賬，只好攜帶鉅款回家。但恐怕被盜，遂到警察分局謁見局長，說明自己係單身女子，獨宿市區僻靜地方，身邊有鉅額公款，天色已晚，請派警察一名護送返家。警長當即派男警察一名護送她，到家後，警察以為任務已達，欲回警局，女郎因家中沒有男人，極為害怕，堅請警察留宿其家，藉資保護。到夜裏兩點鐘，外面敲門甚急，女郎叫警察去開門，警察不敢，躲到床底下；敲門愈急，女郎無奈，自己穿衣起來開門，一位蒙面人持手槍闖入，向女郎赫「錢放在那裏？」女郎堅說家中一個錢也沒有，暴客遂將女郎掙死於床上將錢取去；這時警察開槍將暴客打死，掀開面具一看，竟是警察分局長本人。此案轟動阿拉木圖，滿城風雨，家喻戶曉，後來政府公告否認其事，並警告民衆，凡談論此事者坐獄不貸。這種事件，在美國芝加哥，中國大都市，平時也是司空見慣；而在蘇聯，只有在抗戰尾期最艱苦的階段，在後方之後方，僅僅發生過這樣一樁極偶然極例外的案子，從民衆極度的驚悚的反應裏，正足以說明蘇聯的社會秩序雖在戰時也是非常良好的。不要忘记，維持秩序是女警察：她們怕手槍聲音震耳，不敢放，以往有歹人滋事時，女警察先塞崗而逃，以求保身。我在阿京街道上，親眼看見一位女警察指揮錯誤，一輛載重汽車將一輛小汽車撞得粉碎。

每一時代，每一國度，都有不同的神話；而蘇聯的一切民間傳說，幾乎百分之百是社會性的純粹現實性的。我之記載這些戰時的民間傳說，在目前我希望讀者們（尤其蘇聯朋友們）把它們當做蒲家秋（Puccino——中古意大利野史家）「十日談」般的浪漫無稽。將來——將來蘇聯以及世界都會更進步更

繁榮，那時候回想過去的黑暗時代，則我的這些零星傳說都可能成爲未來莎士比亞歌劇的主要題材。好漢不怕出身低，健全的國家不恥過去腐敗；明智的民主國家決不會抗議我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的記載態度。因爲文字不管多能僞飾，事實終久勝於雄辯。蘇聯無辜受人侵略，國土淪亡一半，四年半的抗戰，更說沒有臥薪嘗胆之苦，誰其能信，自民生疾苦言，提起過去，不堪回首。所以此時我要提起當年，就是因爲勝利所得，足償過去所失，願告國人：爲了勝利，大家應該再苦一點才行。

分析蘇聯戰勝德國後，不及一月，而我所見的東部復興繁榮得這樣快的原因：（一）過去的四年臥薪嘗胆。與其說不堪回首話當年，不如說是爲了勝利復興所作的光榮偉大犧牲。（二）蘇聯戰勝軸心侵略者後，依據正義公道而獲得的全歐州無量無數的貨財戰利品，分給了蘇聯人民。（三）蘇聯再預備作戰四五年的物資儲備，現在因德國迅速崩潰，用不着了，既皆取之於民，今悉還之於民。（四）英美對蘇供應品，大部未動用，現亦配給人民使用。（五）廢棄東部的西部淪陷區難民，數以千萬計，現在陸續重返家園。東部人口激減，糧食激增。（六）過去一年自新疆輸入的牲畜及最近八個月從新疆運去的米麵牲畜。基於以上六點原因，可見這盛榮之莫如來自戰爭，紛飾暫時；蘇聯戰後工業復興蘇尚未有顯著表現，所以今後蘇聯人民必須埋頭建設，爲了內部建設和深受戰禍之苦，未來蘇聯的政策一定建立在和平合作的大前提下。因爲戰爭不會再賜給蘇聯人民更多的實惠。而和平建設，以蘇聯之沒有絲毫經濟破綻，無失業，無不景氣，無貨幣貶值，更無囤集，居奇，游資，發國難財等等普遍戰後經濟危機，而擁有德國以及其他工業國家之最完善工廠，則戰後世界各國發展工業，復興建設競賽中蘇聯當較別國佔先五年。所以，平心而論，五年來的蘇聯不管如何不堪回首，未來五年，前途一定無量光明。

農莊制度管窺

「…………經濟本身的成績，及其鞏固與延續，完全繫於黨部的組織及政治工作之成績…………無此條件，則經濟成績，猶如建築於散沙之上。」

——斯達林委員長語。

哈薩共和國的農業，從一九三五年起，確有長足進步。百分之九十三點七的農家，都已加入集體農莊；全共和國集體農莊共七千四百八十三個，農家五十五萬四千二百七十九戶。共和國各地方共成立三百零一處機器停留站，以供給五千零三十三個農莊；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田地中工作計有二萬四千二百四十九個拖拉機，八千一百七十四個收割兩用機。在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中，已訓練了幾萬拖拉機師，收割兩用機師，汽車夫及其他技師。這次我訪問哈薩國都，從飛機鳥瞰大地平均每三十公里，有一集體農莊，愈近阿拉木圖愈密，愈遠愈稀。每一集體農莊約有八十家至一百二十家，每家白牛或黃土房一舍，排列甚為齊整。隣近阿京的大概是蘇維埃農莊，禾黍油油，綠疇萬頃，盡是機器耕過的羅旋軌跡，而且有牛羊馬匹，農莊內也有樹木莫園。離城遠一點的是集體農莊，比較荒涼，似乎是一種墾荒的農村，牲畜林木不少，耕田多用人工；據我想：土壤有關，戰爭也有關。蘇維埃農莊，俄文是蘇維霍斯，我的解釋就是周朝井田之制裏「公田」的性質，但自成一單位；集體農莊叫霍爾霍斯，我認為就是周朝的井田農村而用王安石的青苗保甲免役均輸等政策加以管理。「耕者有其田」是做到了，而蘇聯的「萬民平均」，非私有田畝多寡的一致，而是躬耕公田的勞力平均，利潤平均。

集體農莊制的成績，在戰前截止一九三八年，哈薩斯坦共和國二全代表檢討的結果認為：「耕地面積，尤其是穀類耕地，雖屬增加，而其收成則仍落後。大半農機停留站，其工作均不能令人滿意。一九三七年拖拉機工作計劃，僅完成其百分之八十。對於拖拉機師，收刈兩用機司之薪資欠而未發者，為數亦頗多，組織修理拖拉機及其他農機之工作亦頗惡劣。修理之質量，亦嫌太低。關於零件之供給，亦無組織。黨部及蘇維埃機關至今對於正當分配集體農莊之收入，尚未組織相當的監督，其結果一九三七年給集體農莊莊員每一日工作所發之價，僅為集體農莊現款總收入之百分之四十九點二。對於將小組合作社，按照農業合作章程，改為集體農莊之事，亦無組織。有許多小組合（托致）按其經濟結構之發展情況，已超過托致章程之範圍。大會為鞏固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及機器停留站起見，認為哈薩斯坦兩爾雪克的主要任務，即是在農業各部門中，取締暗害的結果，尤其取締對於更換種植，農業技術，牧畜及鞏固農機站，鞏固蘇維埃農莊方面之暗害工作。」

「應即執行斯達林同志關於每年國內生產七八十萬萬普特（約合一斤）五穀之指示；應當在最近兩年以內，將共和國五穀的收成，每海克特爾（一公畝）不使低於一個柴特業爾（約一公石）。為爭取最高收成，大會責成各地政局，農機停留站的經理，集體農莊辦事處，在所有耕地地畝上，適用農學技術，並由一九三九年起實行草穀互換種植辦法，並在所有地畝種植選好的籽種。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經營菜圃，尤其是土豆一事均為落後；其結果，使對城市上，中心地方及建築區域之菜蔬供給，均感缺乏。一九三九年充分以土豆担保工業中心及城市之勞動者之需要，應在城市附近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多種植土豆。為隨時以新鮮菜蔬，供給工人計，應在城市附近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中，擴大建築暖室燠床；此種建築，應先在首都阿拉木圖及喀拉干達，巴爾喀什省行之。並應調整一切儲存五穀之倉房，穀塔，曬

棉花處，煙草房及有蓋棚之打禾場，加緊完成，並限秋收時節一律竣工。

「應於最近三五年期中，改組現行灌溉制度，並自一九三九年起在西哈薩斯坦州，阿克賽賓斯克州，庫斯塔那依州，喀拉干達州，帕武羅達爾州，北哈薩斯坦州各區之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中，廣泛的實行灌水，儲水等水利辦法，並在南哈薩斯坦州，克孜爾勿爾得州，阿拉木圖各州，根本的改良水利工作。應於一九四〇年完成確定劃分共和國中，全體集體農莊之地畝，及地畝構造之工作。應於一九三九年完成在牧畜區中將集體農莊駐在之中心地點問題加以解決。應提高莊員日工應得之現款及物品，規定比較正確的規定工作標準及勞力報酬，並將勞動組織加以調整。同時大會責成哈薩中央黨部，哈薩人民委員會，州黨部，州執委會，戒除其反對國家，反對集體農莊，鼓勵私農經濟之習慣，應使私農切實奉行對於國家之一切責任。」

從一九三九年蘇德戰爭起到現在，哈薩共和國的農業未能依照原定計劃發展，原因，據我分析：（一）莊員壯丁被徵往前綫作戰；（二）農具機器被運往中部主要軍糧生產區；（三）一九四〇，因西部淪陷區牲畜損失慘重，實行徵用東部私有牲畜，據蘇聯公報估計，「是年哈薩斯坦共和國牲畜百分之七十逃亡新疆；一九四〇年全共和國有牲畜一千萬頭。」當然，與牲畜一同逃往新疆的哈薩人民，自然數以萬計，此予哈薩斯坦共和國之農牧事業以極嚴重之打擊。倘關於此事蘇聯友邦的估計正確的話，則一九四一年新疆當局之由「親蘇」而「輕蘇」，以及一九四三年起新疆各區均有哈薩蠢動，馴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伊犁全區陷匪等極神秘不得其解的問題都找到解釋了。中國方面一直不知道一九四〇年有數以萬計的哈薩潛入了新疆；到今天，任何提到新疆哈薩的報告總是「幾百人」。這證明我的理論正確：游離的哈薩視中蘇兩國內政的寬猛為向背；同時，二千六百公里長的新蘇邊界是自然疆界而不設防，

幾萬甚至幾十萬騾騎哈薩，從雪山間道分批潛入，極為極為可能。還有，據哈薩全代會宣布：「五穀收成之總數中，社會主義部份（即蘇維埃農莊）計佔其百分之九十九點七。」可見過於注重國營農莊，而忽略集體農莊，「與我在飛機上的觀察不謀而合。在阿拉木圖聽人民談話，都認為在國營農莊工作「太苦一點」。這也是幾年前哈薩逃入新疆原因之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三八年哈薩斯坦共和國全代會擬定而未完成的計劃，在戰後五年內必將逐步完成；那時說不定間接地又影響中國的新疆，或好或壞，則在新疆自身的努方。

牧畜事業概觀

「牲畜數額增加之速度，在近兩年來頗為難滿人意，決不能担保哈薩斯坦的布爾雪維克履行其所負之責任，即將共和國牲畜，在近五年內繁殖到二十萬頭。到現在尚未完成，黨所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務，即使集體農莊莊員完全有奶牛。」

——哈薩共和國全代會決議案——

在阿拉木圖市街上，絕無僅有馬車往來：一次看到一匹小乳馬在柏油馬路上奔跑，一個牧童在後面追趕，我與道上行人都停步矚觀，很覺新鮮好玩。市郊附近也鮮見牛羊足跡，這與迪化市內，「六根棍」馬車絡繹往來，馬羣徘徊烏魯木齊河畔，駱駝與驢隊滿街行走，景象迥然不同。然則在阿京城中心的八雜市近旁有一家牛奶房子，是一間過道式的鉛頂高廳，中間一排五十尺長的櫃檯，有一百多位哈薩女，像羅漢一樣分兩排面向外坐定，每人面前大洋瓷桶，滿貯鮮奶，或牛奶，或羊奶或馬奶，過往行人花

一個盧布便可以喝一大玻璃杯。每當我打此經過，哈薩女們伸出邀請的手臂招呼我去喝他的奶，她們面頰如紅玫瑰有着漆黑含笑的眸子，用肥胖的手酌着乳白奶漿，的是富於引誘，然而我怕生奶不潔，總未嚐試，足見阿京附近必有大畜牧農莊，或種畜草場，不見牛羊四處亂跑，不能認定哈薩缺少牲畜，實在牲畜是被集體牧放，改良，繁殖着。我想到：北平牛奶房之多，和去夏在博克達山哈薩頭目哈拉孜拜帳幕裏喝馬奶的情形，不覺感到：中國北方與中亞風俗之姻緣，以及牛奶對民族體魄之莫大關係。

蘇聯在集體農莊組織牧畜場，始於一九三〇年。在執行之初，以方法操之過激，甚招農民之反感，牲畜數目，爲之大形減少。於是政府方面，改弦更張，對於辦理牧畜場，採用和平勸誘之辦法，並強將制徵收之牲畜大批發還農民，慘淡經營，於一九三四年情形始見轉變。自是以後，牧場之組織，日見增多，牲畜之數字，亦日形激增。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之間，蘇聯全國，牛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二，綿羊及山羊增加百分之八十二，豬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集體牧場之數目，亦自十三萬六千二百處，增至三十七萬四千六百處。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展牧畜事業之決議內，曾明確指出有若干共和國，邊區及州，呈現牲畜減少之情形，且其幼年牲畜之死亡率，未免過大。職是之故，政府方面認爲當前牧畜事業之任務，在於繼續增加數量，並以改良獸種之方法，提高牲畜之生產性，同時鞏固飼料之供給及獸醫之組織。在增產方面，成績最佳者爲哈薩斯坦共和國，即以牛類而言，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在第一次集體農民大會時，斯達林曾云：「吾共黨將盡力使集體農民各有乳牛一頭」。據一九三八年政府計劃，哈薩斯坦共和國內（一）每牧牛場不得少於十頭牛；（二）每牧羊場不得少於綿羊及山羊四十隻；（三）凡牧豬場不得少於母猪五口。以上三種辦法之實現，由國家以農業貸款之方式，補助各牧場，並自國

營牧場售以幼年牲畜，以資擴充。除此以外，爲組織新集體牧場，並擴充小牧場起見，計劃在一年內向集體農民定購乳牛犊三萬二千頭，牡犊一萬八千頭。可惜次年戰事爆發，一九四〇年迫於事實需要，恢復一九三〇年的辦法，以致是年哈薩斯坦共和國百分之七十的牲畜逃亡新疆，已如前章所述。

據我觀察：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最大的損失是牧畜，西部淪陷區損失的牲畜約百分之七十，東部雖未遭兵燹，即以哈薩斯坦共和國而論，一九四〇年有百分之七十牲畜逃亡。牲畜之於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奢侈品，唯獨於蘇聯是必需品。蘇聯很冷，不能沒有肉，油，皮，毛；在戰時羊腸，豬鬃，牛油，是軍火工業不可少的東西。爲使蘇聯人民飽暖健康，工作效率增加，社會不安絕跡，蘇聯不得不有大量牲畜；爲使蘇聯永保強大武力，再有戰爭時不必在肉類食品 and 皮革衣着兩方面仰賴英美的供應，蘇聯更不得不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牲畜。不幸蘇聯在戰爭中把過去牲畜增產的一切成績喪失，更不幸是最靠近中國新疆的哈薩共和國，也損失如許牲畜。這事實可以解釋過去兩年裏爲什麼中國能以新疆的羊隻換回來若干權利，爲什麼蘇聯與伊朗及新疆訂了買牲合同。古希臘爲了獲得銅鐵，藉口海倫妃私奔，發動「特洛伊戰爭」；漢武帝爲了獲得西域善馬，改良馬政，藉口烏孫賣馬，大舉侵略西域。蘇聯爲了獲得牲畜，富強國家，在戰後的外交政策中，一定會對中國非常親善，建立密切的商業關係，以換取新疆，青海，蒙古的牲畜；其對伊朗，澳洲以及印度也將如此。牲畜不比其他財富，蘇聯在過去四年中若是損失二千萬頭牲畜，等於在未來十年中損失二十萬萬頭牲畜，因爲牲畜不但繁殖，而且依幾何級數繁殖。蘇聯擁有兩萬萬以上成人，每人每年至少需賴十頭牲畜方能免於凍餓，則二十萬萬頭的數字，在蘇聯是：有不爲多，無則不可。我敢斷言，今後中蘇的外交不是租借問題，不是疆界問題，不是主權問題，不是內政問題，而是牲畜問題。兩國關係振轉點在此，兩國世世和好的軍心點也在此；因爲蘇聯是最現實的，決

不會把別國國內理論上的鬥爭看得比自身的現實需要更嚴重。新疆是中蘇關係的關鍵的祕密在此。

蘇聯牧畜業的損失，決非「亡羊補牢」可以補償於萬一。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是計劃中第三位牧畜中心；凡關於牧畜的計劃，蘇聯總以阿爾泰邊區各共和國各區各州；而「布利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國」（中國的外蒙古）「土文蒙古自治共和國」（中國的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方）也佔極重要的地位。阿爾泰邊區，外蒙古，緊鄰哈薩共和國，也緊鄰新疆。將來外蒙古問題也是牲畜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徵集大量牲畜，而不引起西北宗族叛變，因為我國沒有集體牧場的制度；我們的困難，是如何驅成千累萬牛羊，越過萬仞雪山，萬里戈壁，安全輸入友邦，因為新疆還沒有鐵路。沒有人想到中蘇關係樂觀，因為沒有人知道這牲畜的祕密；沒有人想過外蒙古問題可談，也因為沒有人注意到這牲畜的關鍵。我們祇知金外元交，而不知牲畜外交；祇知馬列主義而忽略牛羊貿易。請讀者不要誤會筆者有意提倡北宋外交：「歲給金帛，劃隴州為兩輸地。」我的意思，正正相反。

實業情形述略

「強者道之勤，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老子道德經句。

沒有人知道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工礦實況，和與其他共和國間供需交易情形。我在阿拉木圖期間，夜夢常被汽笛聲驚醒，初以為是空襲警報，後來才曉得是工廠拉笛，每小時拉一次。向人打聽：晝夜二十四

小時都在開工？蘇聯工廠就是如此。戰事結束還這樣緊張工作？戰爭雖結束，仍然如此。阿拉木圖有些什麼工廠呢？有砲彈廠，手榴彈廠，槍械廠和飛機製造廠及普通工業製造廠等等。據華僑維吾爾女孩辣亞告訴我，她才十五歲，在某兵工廠做工，有時日班，有時夜班，休息時工人擠坐木棧上，靠肩打盹，極為辛苦。這樣的認真辦廠，這樣的勤苦工作，無怪阿京有鋼骨水泥建築，有汽車，有機械化的器皿醫人，食人，助人生活趨於現代。

礦業據說不很發達，不知道是否因為哈薩還有傳統的迷信：山林不可開採。然而我從報章雜誌上看到的，採礦的勞動英雄全是哈薩人，礦工也是哈薩人。採礦的方法完全電汽化，福利設備也勝於工廠。但據蘇聯統計，近年哈薩人患肺病，心臟病的很多，死亡率也大。地勢高峻有關係，工廠礦洞工作也有關係，因為哈薩慣於在山原日光中馳騁，一時未能適應工業勞動；這也許是哈薩工礦業進步較慢的原因之一。在我看來，煤足以供兩條鐵路（土西及國際），及若干工廠礦廠城市發電；石油足以供中蘇，國際兩航空綫，則成績已足驚人。因為，從高加索巴庫到甘肅玉門，石油礦苗是一脈相通。哈薩已能應用，新疆尚未開採。

使我最大失望的是：在阿拉木圖走遍全市商店，找不到一件哈薩的土產或工藝品。機械生產代替了它們，還是它們被製造者什襲珍藏起來？起初我以為這是象徵哈薩人和俄羅斯人間的不妥協，後來我才悟到，原來機械商品已經完全代替了手工品；並且現代化的人民，已自然忘去國族文化的差別。阿京市上，商店櫥比，以百貨店，體育用品公司（Olympic）和食品店最多。從前，食品店必須憑購物證；百貨店，除成衣布疋之外，化粧品日用品等完全可以自由購買；體育用品公司及書店，舊貨店，飲食店等，完全自由照顧。聽說在最近將來，購物限制將一律取消。最使我發生興趣的是一家大珠寶店，珍珠鑽石

翡翠金器等名貴飾物玲瑯滿目，一個三粒十八克菱形鑽戒，售價五千六百盧布，我愛不忍釋。這些珍品半從八雜市掙換來的，半是由國家收兌金店拿來出售。蘇聯過去禁止人民私自買賣金銀，只准售給國家金店；金店以法定價格收買，然後託大珠寶店售出，售價提高一倍再加二成，此二成爲經手店員之佣金。所以大珠寶店女店員衣飾華貴，珠玉滿身，而姿色絕麗，對我們外國人殷勤備至。對門一家藥房，白衣女店員，出售着醫用器械，及藥品，便宜得驚人。兩個盧布一個假眼珠，九個盧布一把剃刀或一把內科剪刀，十五盧布一瓶維他命C或一百粒頭痛丸，自珠寶店看蘇聯，好像貴族猶存；可是自藥房看蘇聯，確是平民政治。

哈薩斯坦共和國的輕工業，有阿拉木圖製呢廠，年產三十二萬五千米達；製履廠年產鞋四十萬雙；羊皮襖製造廠，年產七十萬件。斜米之皮革廠每年製革一千八百萬平方公尺，毛呢廠，年產六百餘萬米達。南哈薩斯坦淨棉廠，每年淨棉八萬四千噸，棉織廠，毛織廠及秦木干之玻璃製造廠產量稍遜。關於食品工業，有巴爾哈什，阿拉爾，科斯皮依三大捕魚站，機械化奶油製造廠，肉類聯合工廠，喀拉干達，李德爾，秦木干，阿拉木圖等地肉類聯合工廠，幾乎各城均有磨麵工業，但極落後，澤梁諾夫及烏賓地方有林木工廠，及造紙廠，以蘆葦及薺草爲主要原料。凡此諸廠均隸屬哈薩共和國輕工業部。其他各廠不詳。

重工業方面，主要部門是喀拉干達煤礦，秦木干鉛礦，李德爾五金廠，艾巴石油礦等。新近完成者有巴爾哈什銅廠，鐵蓋嶺之冶鐵廠，喀爾沙克巴依，別落烏索夫，李德爾各聯合工廠，達塔孜策干煉銅廠。爲使艾巴石油年產一百萬噸，已建立沙格支及庫拉沙雷各企業，並築成自古爾也夫通科斯甲格爾輸油管之建築。爲使喀拉干達每年出煤五百五十萬噸，以供給東哈薩斯坦州，阿拉木圖州，北哈薩斯坦各

州起見，築有莫太普與麥占鐵路綫，與土西鐵路銜接。林蓋爾煤礦廠完成，使此礦全部電氣機械化。蘇聯之對外貿易純粹操於國家之手，凡其輸出輸入，均由國家特設之對外貿易機關獨營，其他蘇聯機關團體民衆，不得對外貿易部之許可，均無經營之權。蘇聯之國民經濟建設，既按照統一計劃進行，則對外貿易，亦爲國民經濟計劃之一部份。所以，何種貨物爲蘇聯所需要，應由國外輸入，何項貨物應向何國輸出，期以所得之外幣，償付輸入貨物之代價，事先均有縝密之計劃。除此以外，共和國與共和國之間亦有貿易關係。戰前哈薩共和國之貿易，每年平均超過二十萬萬盧布，其中輕工業產品所佔成分爲三萬萬五千萬盧布，內有布疋，毛呢，麻布，絲品，手巾，毛製品，靴鞋衣服等物。而哈薩共和國自己的輕工業出品，在其商業中所佔之地位反屬微乎其微，約爲五千萬盧布。由此可證明哈薩斯坦共和國雖有發展輕工業之種種可能，並擁有多量原料，仍不免落後。

我的結論：（一）蘇聯逐漸使東部工業化，每一工業單位必鄰接一農牧單位，今哈薩共和國已工業化，蘇聯對阿爾泰邊區，外蒙古甚至新疆的農牧出產情形，不能漠不關心。所以中蘇外交問題，就是新疆內政問題，也就是開發西北問題。（二）去年蘇聯宣佈其十六共和國對外獨立，哈薩共和國也是其中之一，今年雖未能參加舊金山會議，終有一日以獨立共和國出現世界。那時她將與新疆貿易，而新疆是她唯一的市場。將來的中亞貿易共榮圈將由哈薩共和國，烏茲別克共和國，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阿富汗，印度及中國的新疆，外蒙古，通力合作促成，是毫無疑問的。

阿拉木圖再會

「可汗如太陽，高高坐東方，威德之所被，煥為天下光，部屬如草木，小醜如冰霜，草木日益長，冰霜日益亡，太陽有出沒，可汗壽無疆。」

——蒙古軍歌

哈薩斯坦共和國是哈薩人的國度，從前哈薩人口號稱六百萬，近年逐漸減少；阿拉木圖入口三十七萬，城內十分之八是俄羅斯人，十分之二是哈薩人，城外想必反是，此與新疆情形略同。我紀阿京見聞，常提到婦女，並非有意，因為阿拉木圖城裏郊外，十人九女，大概比「鏡花緣」裏的女兒國還多女。他們健康，活潑，大方，工作很認真，住在大公寓裏三人或五人同一宿舍，生活非常嚴肅，尤其男女交際方面並不浪漫，一切國家流行的淫猥畫片廣告在蘇聯絕對看不見。因為女人多，沒有女人廟看自己同性被當做商品玩物污辱；她們經濟獨立，工作勝於鬚眉，也沒有男同志胆敢或不敬。我參加過三次跳舞會，幾乎都是女人，我特別同哈薩，維吾爾太太們或朝鮮小姐跳，以示親善。我發現一位哈薩小姐，十七八歲，穿着淺藍天鵝絨衣裳，插着花束，戴着西班牙式金耳環，髮目晶黑，玲瓏秀麗極了。我請大使館某君去替我邀請，她很婉轉的答應，但婉轉的又拒絕同我跳舞；副領事夫人跑去替我邀請又碰了壁。過了兩天，我又遇見她，又是一番外交轉旋，毫無結果。我很欽佩哈薩女的貞節和高貴。我看了兩齣哈薩戲，都是貞女殉節的故事。

阿拉木圖實在使人留戀，阿爾瑪金克山幻滅着雲雨，滋潤着大地，洗滌着全城，沒有纖芥微塵。地

方這般清淨，人又那樣貞節，真是世外桃源。尤其是人們對外國人非常友善，這是蒙古好客客人的遺風。華僑在那裏很好；，內政部警察(З.К.В.Д.)不大干涉人民，他們穿最漂亮的制服上黃下藍，紅帽綠緣，黑皮馬靴，吃最好的飯，騎最好的馬，帶最好的美國槍，彬彬有禮，態度軒昂，大概和羅馬帝國時代的禁衛武士(Praetorian Guard)一樣。街上美國吉卜車很多，一位鞋店老板很興奮的告訴我：「過兩天英美貨皮鞋就要來了。」哈薩高級官吏多娶俄羅斯人為妻，俄人亦有娶朝鮮或哈薩女的。在阿京，一切用哈薩文為主，俄文為副。一位立陶宛小姐對我說想來中國得很，她在阿京公立學校教第五班第八班英文及德文。阿拉木圖是大同世界的楷模。

五月三十號晨六時半趕到中蘇機場，機場離城十二公里，鄉村之清潔，勝過日本。中蘇航空公司的建築，旅館，食堂，學校宿舍等共七八幢大廈，我國竟無一人駐此公司辦事。因為我重要公文信袋達十五件之多，大運輸機專送我一個人返國，七時正專機與飛莫斯科的班機同時起飛，承哈薩共和國外交部人員我國領館全體人員相送，不勝感謝。漸漸飛離阿爾瑪金克雪峯，想到飛回去的祖國新疆，有三百多萬維吾爾同胞，中國政府為什麼沒有民族委員會而祇有蒙藏委員會？新疆為什麼沒有國家大戲院，大運動場，而把宗族分成十四家，一家自己一個文化會，會堂僅容二三百人？想着想着，已到迪化。在外不管多好，祖國更是可愛；新疆同胞，及時努力！

這次旅行，使我對新疆，對整個國家，對全世界，懷抱無限樂觀的希望。戰後的世界，一致需要和平與復興建設。於是任何問題，祇須循從幾條最簡單，最明智的原則，沒有不可以解決的道理。譬如，新疆問題，祇要（一）中央政府能以國民黨初期推翻滿清專制的民族民權革命精神，去了解新疆四百萬突厥同胞的願望，滿足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設立民族委員會，並在立法院行政院中延攬突厥人士參政，加強其向心力，並特許新疆立法司法可以有適合地方環境的獨特抉擇權利。（二）立即恢復新蘇貿易通商，解救新疆民生危機，藉以取消伊塔阿三區特殊化；並利用海關及邊界委員會來確保領土主權完整。美國獨立戰爭後所訂安那波里斯條約第一款，威爾遜十四原則，大西洋憲章，德里蘭宣言，及蘇聯一九四四年憲法修正案，都值得我們參考作借鑑。

新疆是中華民國的根本，東北是中華民國的營養要素，農民是中華民國的命脈。確保新疆，中國才能在亞洲大陸立足，雄渾智慧的民族性才能保持，漢唐以來的大陸兩河文化才能延續，不致淪落到意大利自西徂東衰頹的命運。收復東北，中國才能繁榮復興，進行工業建設，參加世界貿易市場。而唯有爭取農民大眾，實行全國義務勞動，復興農村，獎勵增產及手工業，中國才能在安定中求進步。中國在戰後一定要：（一）絕對避免內戰，抽象地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存在權利，僅可對共黨中贖害民份子視為「匪」徒，而切忌泛指，共同制定憲法，實行普選，成立聯合政府，澈底推行新政，實行人事文書革命。（二）派遣外交特使團與蘇聯最高當局，磋商兩國幸福百年大計，為亞州貿易共榮，遠東集體安全，東方民族自決等劃時代使命，樹立一崇高之理想原則，從而緩衝戰後美蘇對立關係。蓋美蘇對立之影響世界和平與國共衝突之關係中國存亡，份量完全相等。萬一戰後國共問題一時不獲解決，必將促成美蘇對立日形尖銳；戰後美蘇關係倘不能密切無間於先，則中國國共問題永難獲得圓滿解決於後。

從阿拉木圖小城半月的觀察；我深深地體味到戰後面臨每一國家民族的嚴重課題。蘇聯的體制是：全國兩萬萬人民，每一分鐘不斷與自然的資源寶藏鬥爭，以改善人類集體生活；至於人治人的行政，僅僅幾十個政治發號施令者，專心致志於壁劃國內外大計，這國家的前途豈可限量！回溯中國的光榮歷史，還不是發源於「大禹治水」的全民與自然鬥爭，而獲得領土和民族結合繁衍，繼之以先秦的井田農里制度？美國 T. V. A. 水利工程之「新政」還是大禹的遺風；蘇聯的集體農場制度仍是非田的故事。瞻望戰後國共合作下的復興偉業，集兩者之大成，該多壯偉燦爛！戰後中國復興，唯有從「治河」和「車農」做起。

但若不辛內戰發生，不但全國精華將付之一炬，百年難得恢復。而且，一日的內戰消耗，就可以斷送一百萬青年就學的經費；一星期的內戰消耗，就喪失設立一座飛機製造廠的可能；一個月的內戰消耗，就打消修築甘（肅）新（疆）鐵路的計劃；一年的內戰消耗，消耗四萬萬同胞龐鉅的人民血汗糧米金錢，加速破壞過去數千年的辛勤國家建設，加速的殘殺無量數的無辜勞農同胞，使國家在現代工業文明的巨流中，沈淪到無底洪荒的深淵。蘇聯革命，用兵不過一年，以後全部時間在建設；我們年年用兵，沒有一年建設。拖長的內戰，不論誰勝誰敗，都無法使國家瘡痕復原，祇有使國家復興重生的希望愈趨渺茫。尤其是，雙方用農民打農民，強迫和平的農民去為保障剝削自己的土豪軍閥利益而戰，去殘殺同一命運的同胞，這真是最矛盾，最醜惡的事實。美國南北戰爭時，地主、商人、學生、一齊上戰場。

從土西鐵路的軍運頻繁，我已預見蘇聯不久一定參加對日戰爭。戰後必有一個時期蘇美兩國陳兵中國境內，在擊退日本之後，兩國大軍應懷着互敬互讓的友情，急速撤離中國。中國怎樣報答兩國，是以後一定應辦可辦之事，兩國萬不可在中國身上打任何急躁的算盤。否則，世界大局不堪設想。我在飛回

迪化的中蘇專電上，下瞰伊犁河，如無垠草原上的一條蛇。我設想：美蘇一旦失和，地原政治（Geopolitics）抬頭，則這一塊中亞大陸上將有幾處可成導火綫。新蒙交界的阿爾泰區域，新蘇交界的伊犁塔城區域，阿富汗蘇聯交界的巴克達山區域，及蘇聯伊犁交界的阿孜爾拜然區域。因為，這些邊區，地理地形相似，民族血統相似，而各兩國平分，各為兵家必爭之地。豈獨中國要遭受歷史上空前的再度「五胡亂華」之劫運，世界三次大戰必將世界毀滅。今日，克里姆宮或白宮的電話機中，電子跳動幾下，立刻可以影響阿爾泰或阿孜爾拜然，誰說今日的世界，不是「天下一家」的世界？

耳聞不如目見，感情衝動不如冷靜思考。在新疆，頗不乏人這樣說：「新疆是座孤島，受洶湧無邊的紅海包圍」。又有人說：「蘇聯對付中亞，仍繼承帝俄時代的高壓手段」。我飛臨中亞大陸，一點紅海的跡象看不到；看到的是白白的雪山，綠綠的蘋果園，近代文明的前進，古代文明的復興。我在阿拉木圖，看不見帝俄高壓手段的遺痕，雖然我行篋中帶有英國文豪戴昆賽的「韃靼族流遷記」可以考按；看到的是：前一代的一切黑暗窒息，其觀念與其人同朽，下一代的光明解放，正如旭日之東昇。我在蘇聯半月，蘇聯已在歷史上證實其鞏固的存在，開始成為震撼世界，決定人類命運的巨靈；而整個中國，整個歐美，仍以保守的，頑固的，狂想的觀念論去假想蘇聯，這真是人類歷史最大的危機。——好了，我下了飛機，在迪化中蘇機場接我的人，迎頭就問：「六月一日政府派員接收伊犁，真的嗎？」啊，迪化仍是謠言神話的世界，而伊犁河以西已走到工業化國度的境域。全國同胞，我們應知如何努力！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寫竟於迪化。

3C
53
1